

以下这些杂文，大部分曾发表在报刊上。不过，几十年后，有些文章找不到了。

猴与人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七、八条汉子套住了七、八只猴子，关在铁笼中。

“野味”当然要享用，吃法自然得讲究。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取著名的“活取猴脑”法。该法取活猴一只，将其头探出凿有一孔的桌面，食者手执榔头，对准动弹不得的猴头猛然砸下，然后剥其头骨，露出猴脑，配以香料而食之。

猴子颇有灵性，预感大难临头，一个个你推我挤，都往同类身后躲。众人中，张三一向敢作敢言，只见他手执铁链，往那只站得最突出的猴头脖子上紧紧一勒，一把揪出，然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倒楣的猴子哀嚎不已，然而其余猴子却无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痛，反而一个个猴跃庆幸，一付侥幸逃脱，劫后余生的欣慰。

赵六见状讥笑不已，大发人类睥睨一切动物的睿智之叹：“汝等终属低等动物，岂不知同类之今日乃汝等的明天。可悲！可叹！”

果然，一月之后，又一只倒楣猴被铁链套走，供成餐桌上的牺牲。然而，这次执榔头者已非张三。据说该君因敢作敢言，触犯天条，已被官府捉拿刺字，发配天竺。不过，这并未影响剩下诸君的食欲和酒兴。

在津津有味大嚼第三只猴头的食客中，又少了李四，该君下落不明，只闻王五等人边吃边对李四进行义正词严的揭露和批判。

第四次聚会与往不同。餐前，只见剩下的几位正襟危坐，如临末日审判。几张折叠的纸条堆在桌上，一只只哆哆嗦嗦的手在上面摸来捏去。有的冷汗如雨，有的面如土色，有的闭目祈祷，有的双目如铃。其神态之丰富，举止之怪异，远非猴子只知一味往后躲的惊恐所能相比。不过结果却相同，抽中的倒楣鬼一声哀嚎，瘫坐如泥。其余的则猴跃庆幸，一付侥幸逃脱，劫后余生的欣慰。

春去秋来，猴子和食客逐一减少，最后剩下赵六独自面对最后一只老猴。

香料早已调好，榔头已经高悬。不料老猴全无惧色，竟口吐人言，朗朗作声：“先生吃我，不敢有怨，但先生讥我，实在不服。我辈贪生苟活，自然卑微低劣，但你等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岂不更显丑陋？今日你举榔头吃我，明日噬君是谁？可悲！可叹！”

赵六闻言大惊，发出一声猴叫，猛然想起，据说，自己原本是猴子后代。

写于 1990 年

猫与人

老鼠猖獗，不堪其苦，于是引进一只白猫。白猫不负众望。昼伏夜出，南征北战，仅月余，便捕获鼠族男女老幼 80 余口。自此鼠患大减，四邻遂安。

可惜，白猫不仅捕鼠积极，业余还喜欢抓鱼。于是，有人告上门来，说晚上看见一道白光，第二天桶里便少了几条鲫鱼。我忙赔笑脸，并表示愿意照价赔偿。如此数次，颇令人有些恼怒。捕鼠是为民除害，抓鱼则是强盗行径。我试图将此道理讲与白猫，可它自恃捕鼠有功，全不体谅主人的苦衷。看来，当初上帝在创造猫时，可能神志不清，否则为什么既赋予它捕鼠的天性，又让它闻不得人也喜爱的鱼腥？

终于，一个寒冷的早晨，它蜷伏在门外，歪扭着嘴，呼呼噜噜直喘。我捧起一看，只见它前半身的下部和整个头部，全被炭火烧黑。一只眼血肉模糊，另一只勉强睁开一道缝，鼻孔已无踪影，只剩下焦黑的一团。

那些鱼儿的主人终于为鱼儿们(也为鼠儿们)向白猫点燃了复仇之火！

我买来牛奶和小鱼送到它面前，它嗅不到，也吞下不。目睹它苦苦挣扎的惨状，我几次想让它“安乐死”。终于，第五天晚上，它一蹬后腿，滚到地上，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鼠儿们和鱼儿们自然弹冠相庆；不知那些恨前者喜后者的人是否也喜形于色。我当然毫不怀疑“人”那万物之灵的美称，哈姆莱特那段关于“人”的赞词我亦背得烂熟。不过，望着被人用炭火烧黑的白猫，我忍不住想：在人性真善美的灿烂王国里，是不是蛰伏着一头散发着恶臭的怪兽？当它扑向猫时，免不了皮开肉绽，黑烟四起；那么，当它扑向同类呢，那又会有一番怎样的景象？

于是，我想，当初上帝在撮泥为人时，可能也神智不清。

注：1989 年初的一个寒冷的早上，我发现我养的一只猫被人抓住压在炭火上烧得面目全非，几天后，它在惨痛中死去。

五个月后，有人驾着坦克、挺着机枪，扑向了同类……

唐伯虎点秋香新传

秋香小姐：

昨日寺庙邂逅，小姐莞尔三笑，倾城落雁，令小生心旌摇荡。归来辗转反侧，相思难熬，遂斗胆投书，以求秦晋良缘。

小生唐寅，又名唐伯虎，苏州人氏，家住城北桃花坞，有茅屋两间。学生自幼聪明好学，十六便中秀才，二十五南京金榜题名，荣获解元。但学生不愿为仕途折腰，亦无意奔走于流通领域。学生一生偏爱绘画吟诗，幸喜有几分才气，又得“吴派”画艺大师沈石田、周东村等名家指点，加上十年寒窗，悬梁刺股，终于一举考中华汉美术学院国画博士研究生。目前学生已有《秋风纨

扇》、《落霞孤鹜》等佳作问世(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外，学生的一部绘画理论专著《唐六如画谱》，最近已由桃花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得画界好评。想“郎才女貌”乃我华夏数千年择偶结缘之金科玉律，学生思虑再三，自觉“门当户对”，不辱小姐国色天香，遂殷殷自抛红线，愿系小姐芳心，爱河永驻。

恭候小姐佳音!

华汉美院国画系博士生唐伯虎敬上
子年虚月乌日

唐先生:

情书收悉，念先生痴诚，特拨冗回复。

首先请先生别误会，现代女性热情开朗，未语先笑乃文明之举。且我刚考中一大公司公关部，“嫣然莞尔”乃职业必备，绝非“秋波传情”。

其次谈谈“郎才女貌”。唐先生伟烈才气，有口皆碑；不过唐解元一生贫寒，亦有目共睹。先生对红道(仕途)之辉煌，黄道(经商)之灿烂竟缺乏认识，偏对黑道(学术)爱不释手，看来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先生的《秋风纨扇》、《落霞孤鹜》确系传世佳作(因有“老外”重金求购)，可惜先生却送与上海博物馆。至于《唐六如画谱》，我虽不懂，但据说为出这本“赔钱货”，先生卖画、甚至募捐街头，出书后又自销五千，稿酬未见分文，倒赔尽茅屋血本。所以先生在《丹阳景图》上自题“十朝风雨苦昏迷，无人来买扇头诗”。

当然，先生的桃花茅舍在当今环境恶化，住房日紧的状况下，不失为一大优越。不过，在我看来，桃花虽艳，终难替代红灯绿酒；茅屋虽有两间，想难敌秋风肆虐，一旦为秋风所破，想我玉骨冰肌，你又何处藏娇？更为现实的是，先生即便当上教授，亦不过百八月薪。我虽未中秀才，更远离解元，但以商品经济的价值来评判，却值两个半教授。四、五个博士。“门当户对”焉？由此看来，先生在故纸堆黑胡同里钻得久了，不知世界已由“郎才女貌”变为“郎财女貌”。因此，秋香虽对先生学问不无敬重之心，但若要结秦晋之好，还是等先生“发”了之后(若有那一天的话)，或留洋之日(若有此可能的话)，再提“红线”、“秦晋”不迟。

愿天下郎财女貌皆成眷属!

宇宙进出口公司公关部秋香敬上
乌年虚月子日

注：此文写于 1990 年，那时，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贫寒。七、八年后，搞“教育产业化”，不少学校和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先富起来”了。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知识分子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道德的沦丧与灵魂的坠落。

乌鸦衍变

据说，乌鸦从前是只美丽的鸟儿，有一副婉转动听的歌喉。但它不幸被一

场大火烧得浑身乌黑，美妙的嗓音也变成了哇哇的聒噪。

乌鸦从此吸取教训，专门从事灾难预报，对那些盲目乐观，骄傲自大的家伙，她更是哇哇地叫个不停。但她因此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不吉的象征。她飞到哪儿，哪儿就传来一片骂声，还常被石头弹弓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丢掉生家性命。

乌鸦只得躲进深山老林，闭门反思。她先苦读历史，然后详考人生，结果发现，数千年来，鸟类中最受人欢迎，最受人喜爱的是喜鹊。此君不仅绝无性命之忧，而且不缺三茶六饭，同类中，就算他春风得意，家族兴旺。

乌鸦决心变做喜鹊。好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类尚可进行变性手术，小小鸟儿略作改变想必不在话下。于是乌鸦飞出老林，递上申请。有关部门闻言大喜，当即盖章放行。乌鸦先去《忘忧》减肥中心将身材缩小了两圈；然后去《报喜》发廊将羽毛照喜鹊样式细细修剪，并在《歌功》整容店把又大又直的黑嘴改为喜鹊小巧的尖形；最后到《颂德》洗染铺按喜鹊色彩着色。

经过一番修整，乌鸦外观上已与喜鹊无异。遗憾的是哇哇的嗓音不好改变。有人便拿来各种手术刀，对乌鸦声带进行了完全彻底的改造；众多歌喉甜润的喜鹊大师又前来悉心指导，终于，乌鸦变形成功，挤入了喜鹊兴旺的家族。

于是，森林内外一片欢腾，报喜的喳叫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从此乌鸦一一不，此刻已是喜鹊——一路春风，凯歌高奏。

只是，它骨子里，还残留着几分乌鸦味，每当天气变化，山雨欲来，它体内就有些反应，还本能地想哇哇两声。无奈当喜鹊天长日久，嗓音大变，已经叫不出，也不敢叫了。

此文写于1990年，那时我就清楚地知道当乌鸦的灾难与当喜鹊的实惠。可惜，我一直没能变成喜鹊，反而在“乌鸦”的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12年之后，“哇”地一声栽进了“牢笼”。

小草与大树的对话

小草：大树兄，你一个劲往上长，累吗？你独自高高伸着头，不觉得孤独？

大树：……

小草：你个子高，看得远，也看得清，是幸福多呢还是烦恼多？不过我想，风险一定多。古人有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看我，大风劈面刮来，我顺势弯腰，决无摧折之忧；一脚当头踩下，我屈伏在地，过后照样摇头晃脑。

大树：……

小草：你是不是还在忧虑那场大火？不错，那火的确凶恶，烧得我辈心惊胆寒，焦尸遍野。可我早就忘啦。今年春风一吹，我不照样在阳光下快活生长？

大树：……

小草：何苦活得这么累、这么孤独？大树兄，快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你看我的朋友遍布天涯海角。

大树：……

小草：你还犹豫什么？当小草既轻松，又实惠，还能得到人们的赞颂和歌唱。我那最后一点残存的卑微早就在“平凡而伟大”的颂词中化作山风飘散。倒下

来吧，大树兄！在我们的怀抱中，你会忘却烦恼，消除寂寞，没有忧伤。来吧，我们张开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手臂，扬起被春风吹得绿润润的笑脸，把你期待！
大树：……

写于 1990 年 6 月 4 日

“庆功会”录音记录

(热烈的掌声，欢快的乐曲)

同志们，这次危房倒塌、伤亡 24 人的事故，在领导的亲切关怀，同志们的大力协助下，已得到妥善处理。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庆功大会，以表彰、嘉奖在这次事故中所涌现的感人事迹和优秀人物。

首先，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事发当天，各位领导就赶赴现场，指挥抢救；随后又专门成立了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各位领导废寝忘食，运筹策划……没有他们辛勤的工作与认真负责的精神，事故要得到圆满解决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抢救中，不少同志不怕脏累，连续十几小时在废墟中救人。特别是值班员张大伯，以前他就对该房的状况十分关心，也数次反映情况，这次又第一个赶到现场抢救，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与……

第三，接待组的同志对遇难者的亲属满腔热情，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使死者家属无一哄闹生事……

第四，政工组的同志对单位广大职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消除了部分群众的疑虑，统一了认识，维护了……

第五，护理组的同志放弃休息……发扬了……

第六，膳食科的同志通宵加班……体现了……

第七，汽车队的同志连夜出车……显示了……

第八，……

总之，这次事故……反映了我们单位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展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下面，给在这次事故中涌现的 93 位有功人员、先进个人和积极分子颁发奖金、奖品、奖状。乐队奏乐！

(热烈的乐曲，欢快的掌声)

写于 1991 年

南山、歌乐山的哭诉

编辑先生：

我们是重庆的几个风景林区，今向你哭诉，实是万不得已。入春以来，我等万木竞秀，百花吐馨，为山城增添美色，为都市暗送清新，自觉鞠躬尽力，不敢怠慢。游人如蚁而来，我们本是喜不自禁，想深秋寂寞，严冬萧瑟，谁不

盼阳春三月?不料,新春伊始,我等已有切肤之痛。去岁树杆上留下的芳名雅字犹在,今春又添雅字芳名;翠绿林里,山花丛中,到处是碎玻璃瓶、空罐头盒、废塑料袋、破包装纸;至于瓜子壳、花生皮、肉骨头、烟屁股,更是满山遍野,后浪盖前浪。

南山近日樱花烂漫,山茶迷人,引无数游客折腰。仅4月1日一天,就有数万人浩荡而来,待日落客归,多少娇花芳枝,红颜命薄,惨遭摧折!

还有,时下仍有三、五“绿林好汉”,提着火枪鸟炮,在山林中“打家劫舍”,不时有斑鸠、画眉、山雀等皮开肉绽。

昨日,一对娇小黄鹂正唧唧调情,“砰”的一声,家破鸟亡。好汉们喜滋滋拎着血淋淋尸体大笑而去,我等真是欲哭无泪,欲呼无声。

更有甚者,不少游客内急,竟随便找个背人之处,一泄了事。虽说那是上等肥料,若耕施得当,可使草木更为繁盛,但我等毕竟不是荒山野岭,况且地少肥多,不说有失观瞻,仅那气味就令我们彻夜难眠。

从光临敝处的淑女和君子的楚楚衣冠,浓施艳抹之中,我们深感他们的爱美之心,可不知为什么又对那茵茵芳草,潺潺溪水,娇红嫩绿,奇树怪石毫无怜惜之情?前些日子,不少烟客乱扔火柴烟头,少数游人仍在刨坑野炊,这已经使我们心惊肉跳。五日清明,鞭炮炸得震耳欲聋,纸钱燃得灰飞烟弥。我等惶惶终日,魂不附体,生怕一点火种,引来东风,我们死无葬身之地矣。由此看来,我们不仅有切肤之痛,还有性命之忧,故不能再沉默苦忍。从游客们抛遗的众多杂物之中,我们发现,《重庆晚报》数量可观,想必贵报读者众多。因此,我们几个兄弟彻夜磋商,特借贵报一角,一诉心中委屈与惶然。

万望垂怜,顺颂编安。

南山、歌乐山风景林区顿首
1990年清明节之夜

书柜与家电的对话

书柜被主人卖给了收旧家具的贩子,第二天清早就要被抬走。夜深人静之时,书柜心情沉重,暗自抽泣哀叹。

电冰箱:喂,书柜兄,何苦这么伤心,你立在这儿多年,反正也没起什么作用,走与不走有什么关系?

大彩电:何况你架上那点书也早被收废旧的称走了,剩下两本《川菜大全》与《麻将技巧》主人说放在床头柜就行了。

书柜:可……可是,我是有用的呀。

洗衣机:算了吧,书柜兄,你瞧主人几时光顾过你?不像我,自进家门,三天两头为主人排忧解难。

书柜:我决不是说你们没作用,我是说我也能帮助主人,知识就是力量嘛!

录音机:咳!你怎么还不识相?主人不是常说,他干这份活,挣这份钱,同你和你那堆书毫不相干?

录相机:何况眼下书也太贵。

电子游戏机：何况读书也太费神。

组合音响：何况书读多了，烦恼也多。

书柜：可我……我……

空调机：别难过啦，书柜兄，主人也没把你当破烂扔掉呀。听说他为你的身价问题就同贩子争了好一阵，想必价钱不低吧？

书柜：卖了二十五元。

众家电：怎么？这么便宜！

书柜：贩子说，眼下像我这样的货色没有人要。若不是看我身板还结实，可以拆了做张饭桌或打个衣柜的话，他压根儿不屑一顾。

电吹风：难怪主人抱怨说他吃了亏，当初买你他可是花了好几倍的代价。

书柜：他真正吃亏的日子还在后面哩；他和他的子孙们要付出的，将是成千上万倍的代价！

众家电：你这是什么意思？

书柜正待回答，猛抬头见窗外已经发白，远处，传来了家具贩子们的呼叫声与扁担木杠的碰撞声……

四大“武林高手”聚会记

一日，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四大武林高手聚会于乌有山庄。刚落座，套话便车轻路熟侃侃而谈：“过去一年里，诸位师兄在师傅的精心指教与关怀下，发扬冬练数九，夏练三伏的武林精神，内功外功都取得可喜进展，武林中一派赞扬，今天……”

“今天，”空话夺过话题，拖拉着嗓音说，“四下春光盎然，庄园莺歌燕舞……”但是，大好形势下，我们仍要保持高昂斗志，要进一步发扬‘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的大无畏精神，坚决克服麻痹轻敌……”

“妈的，什么麻痹轻敌！”大话一向性急气盛，忍不住拍案而起，“本人自幼深得名师真传，加之数十年勤学苦练，早练得铜骨铁筋，驾轻功，飞星赶月；运内气，刀枪不入；鹰爪铁指，金石洞穿；连环神腿，所向披靡……”

大话声嘶力竭，直嚷得头上青筋突出。假话看在眼里，微微一笑：“不过，说句真话，咱四哥们中，算我武功最高。诸位不信，可朝我脸上猛揍百十拳，若打出半点红颜，不算好汉。况且我除了皮厚气足，变化万千之盖世功夫外，还有一套指点黑白，颠倒阴阳的文字功夫，诸位更是望尘莫及啦。”

假话这番话，使大话受辱，套话不满，空话窝火，引得四个哥们由嘀咕到争吵到刀枪相见，把个“莺歌燕舞”的庄园，变成拼内斗的战场。

杀得难分难解之际，还是假话有勇有谋，只见他腾地跳出圈子，高声喊道：“师兄们，别打了！咱哥们四个分工虽略有不同，但性质，目标是一样的。若论启承转合，扬八股国粹之遗风，套话兄是技高一筹；若论充凑时空，起催人入睡之功效，空话兄是当之无愧；若论长自家威风，求精神胜利之满足，大话兄是独领风骚。至于我嘛，不过集诸位武功之大成，融汇提炼，发扬光大罢了。”

咱哥们四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成，浑然一体，本是一根藤上的四个瓜儿，分什么高低大小呢？”

假话一席话，化干戈为玉帛，套话、空话、大话各自收起刀枪，异口同声道：“假话兄这几句话倒是千真万确，佩服，佩服。”

于是，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假话代表乌有山庄庄严宣布：本届武林高手聚会在一派亲切、友好、诚挚、团结的气氛中胜利闭幕。

此文大概写于 1993 年

真话与假话会晤侧记

假话住在五星饭店，公务繁忙；真话在寒风中流浪，衣衫褴褛。某日；不知是发了恻隐之心还是想树立大度民主的形象，假话在真话数度拜谒之后，破例拨冗接见。

真话进门，先遭门卫白眼，继而被艳丽的装饰、飞旋的彩灯闪得头昏目眩。待卫星般的电梯陡然将他一步拔到云遮雾绕的 45 层楼上时，真话已是两眼发白，手脚冰凉。

假话脑满肠肥，神气活现坐在豪华转椅上，左侧立着把兄弟空话与套话，右手站着铁哥们大话与废话，面前一字儿排开十几部电话。

“真话兄，久仰久仰。”假话抱拳一拱。“真兄大名，如雷贯耳。不幸，今睹尊容，颇令人失望，衣冠寒碜倒还其次，枯瘦如柴则是虚弱的反应。”

在舒适暖和的房间中，真话已恢复原气，遂正色道：“假兄此言差矣。我虽瘦，却并不弱，更不虚。若论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唤人猛醒，促人奋进，以及防止腐败，推进民主诸方面，我的力量……”

假话皱了皱眉头：“真话兄看来在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你的所谓‘揭示’实质是破坏安定、煽动不满、挑起争端。”

真话正待反驳，桌上电话骤响。假话抓起话筒，哼哼呀呀作了番指示。刚完，另一部又响，假话一丢眼神，大话声嘶力竭地叫喊了一通，紧接着是空话的长篇发言。真话耐着性子等他们一一讲完，然后说道：“假话兄，谈到不满，假兄身居高楼，远离民情，不知人们真正不满的正是你和你这帮兄弟。倘若假兄不怕降尊辱贵，敢同我并肩街头，你将发现，无论你装饰得多么艳丽华美，无论我显得如何寒碜瘦削，人们鄙弃的是你，欢呼的是我。”

假话往后一仰，哑然失笑：“不见得吧，真兄！你流落荒野多年，长期无人雇用，饿得面黄饥瘦。当初就连孔圣人也只有将你支解为‘直八’之后，才讨得店小二一口饭吃。古往今来，虽说总有几个傻瓜执迷不悟，死抱你不放，可你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轻则一身麻烦，重则全家罹难。前车之鉴，车载斗量，真兄熟读史书，想必不会熟视无睹吧？至于我，老兄就不甚了解啦。古往今来，需要我，喜爱我的人如恒河沙数。有人需要我以求心理平衡；有人邀我以壮胆提气；有人喜爱我护短遮丑；更有人求我保其升官发财……我整日公务繁忙，应接不暇，‘直八’兄刚才已有目睹。你想，我若没有众多的需求，

广阔的市场，各方(特别是权势)的厚爱，我怎么会养得如此健美？”

假话说着朝自己红彤彤的胖脸上“啪”地拍了一掌。

假话这番话，似乎倒是实话，真话竟一时语塞。

突然，他发现假话脸上手拍的地方，留下了几个苍白的凹陷指印，大惑中，他上前伸手一按，遂恍然大悟。

“假话兄，一个人面黄肌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肿脸充……”

假话遭骤然揭短，恼羞成怒，遂扭头大叫：“保安何在？”饭店保安应声而出，老鹰抓小鸡般地将真话揪出房间，冲着楼梯狠命一掌。真话一个倒栽冲咕噜从45层一直滚到底楼，门卫再顺势一脚，将真话踢出了五星饭店。

真话头破血流，舌断骨折，躺在大街上作声不得，只听见饭店里又在高奏那雄伟的进行曲“X X X X好”。

写于1994年，“庆祝……45周年”

山鸡的上访

山鸡们对黄鼠狼的掠夺和贪婪实在不堪忍受，它不仅又吃又咬，而且还肆意拔光山鸡漂亮的尾羽，去装饰它的洞穴，同时，还额外抓些鲜肥山鸡作为礼物四处相送。山鸡们忍无可忍，决定推出几名代表去找黄鼠狼的上司狐狸。

狐狸先是不见，待山鸡将一大束艳丽尾羽送上之后，才拨冗召见。听了山鸡的呈述，狐狸说道：“这样吧，马上过年了，我叫黄鼠狼去给你们拜个年，搞好上下的关系……”

山鸡正想说使不得，突然一眼瞥见狐狸那毛茸茸的大尾后面藏着一堆野味。有绿头鸭、沼泽兔、大麻哈鱼等等，其中竟还有两只拔光了毛的山鸡——不知是黄鼠狼送的还是狐狸亲自捕的。山鸡大惊，匆匆逃出狐穴，决定去找力量更大的灰狼。

灰狼卧在天鹅绒铺垫的巢穴里，正在把玩一对珍贵的藏羚羊角，对山鸡奉上的艳丽尾羽不屑一顾。它似听非听地待山鸡述说了缘由之后，打了一个羊肉膈，眯着眼说：“你们先回去，我派豺狗调查后再说。”

春去秋来，山鸡们一等就是半年。这期间，黄鼠狼不仅未有收敛，反而抓咬得更凶，山鸡们只得又去找灰狼。如此几番折腾，为首山鸡失去耐性，竟冲着灰狼尖声鸣叫了几声。灰狼大怒，当即喝令豺狗将其拿下斩首示众。其它山鸡见状，缩头收颈不敢再出声，只有为首山鸡的儿子不服气，径自去找灰狼的上司金钱豹。

金钱豹刚刚享用完一只梅花鹿，正舒舒服服躺在一张白熊皮上打盹。那圆圆的金钱斑，在秋日灿烂阳光下，散发出珠光宝气的金辉，令未见过世面的山鸡眼花缭乱。山鸡刚小心翼翼地陈述了几句，金钱豹便不耐烦地哼道：“不是早已三令五申过了吗？不准滥捕乱杀，嗯？”

“可是，下面那黄鼠狼和……”

山鸡话未说完，金钱豹打了个大呵欠，一股腥风扑面而来，将身轻体弱的

山鸡踉踉跄跄吹出百余米，它半晌才昏头昏脑地爬起来，远远的听得金钱豹鼾声大作。山鸡无奈，只好孤注一掷地向虎王的洞穴走去。

虎王的洞穴，气势非凡。洞口上方，镶嵌着一只硕大的犀牛角，围绕牛角，装饰着色彩斑斓的孔雀屏。左右两边，各悬一根白象牙，下挂名贵的紫貂尾。进洞的地上，铺着几张熊猫皮，里面看不清，只觉得隐隐有红黄蓝绿在熠熠闪烁。

山鸡被这气势所震慑，双腿发颤不敢上前。正踟躇间，突然发现那守门的卫士正是灰狼的表兄豺狗。山鸡叫声“不好”，慌忙拔腿飞逃。

回到鸡群之后，它大彻大悟地说：“黄鼠狼偷鸡，小菜一碟，还告什么?!罢!罢!”

虎王的“管委会”

在一片古老的森林里，虎大王“一个人说了算”已经几千年了。后来，野鹿、斑马、羚羊等不断嘶鸣反抗，要求限制虎王滥捕乱杀的权力。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虎王终于妥协，决定成立动物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

虎王反复斟酌，五易其稿，最后隆重推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主任自然是虎王本人，副主任有元老重臣大象，王室贵亲子虎。下层代表山猫。成员有狗熊(负责财经)、野猪(负责治安)、大熊猫(负责外交)、天鹅(负责卫生)、长颈鹿(负责环保)、鳄鱼(负责交通)等等。

委员会隆重诞生，森林里一片欢腾，赞颂之声经久不息。其中狐狸、黄鼠狼等最为卖力。他们又吹又唱，颂得虎王神采奕奕，虎颜大悦。

但野鹿、斑马、羚羊等则感到有些不满。首先是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它们的席位，其次是对兽事安排有些看法。例如，负责财经的狗熊比较贪吃，它曾多次将蜜蜂们千辛万苦采集的蜂蜜掠吃一空；负责治安的野猪则有些粗鲁，常在森林中横冲直撞；大熊猫虽然出访过一些地区，但天性有些憨愚。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山猫，怎么当上了副主任?(后经消息灵通的猴子点拨，众兽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山猫与虎王有血缘亲属关系。)

不管怎么说，动物管理委员会诞生了，这毕竟是古老森林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特别是虎王，虽然他依然可以在森林里高视阔步，无人敢挡，但总算不再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以“管委会”和“全体动物”的名义统治王国了。因此，动物们，除了一向不闻不问、只关心身边青草的野兔之外，大都感到欣喜和希望。

虎王的确也为“管委会”操了不少心，其中尤其是“兽事变动问题”让他劳神费力。幸好虎王性格一向刚毅泼辣，遇事当机立断手段高强。分管卫生的天鹅虽然工作认真积极，但太不注意修养礼仪，一日竟当众说虎王身上有股腥臭味，弄得虎王下不了台，不得不一怒之下砸了她的饭碗，任命黄鼠狼接任。

接着长颈鹿遭到撤职，因为他先是指责大象走路莽撞，一脚下去常常踩死一些无辜小动物，后又批评虎王兴头一来喜欢将虎尾左右乱扫，毁坏了不少珍贵花木。鳄鱼被罢官是因为他自恃精通水陆，本领高强，遇事不看眼色，又不

听招呼，虎王早就想派媚眼玲珑的狐狸取代他了。

动物管理委员会经过虎王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从此内部和谐统一多了，干起事来步调一致，管理起来得心应手，野鹿、斑马、羚羊等再也无话可说。

无 题

虎大王最近颇为一事烦恼：几只豺狗三天两头闯入领地打劫，今天拖走几只山羊，明天咬死几只马鹿，搅得山林惶惶不安。虎王曾令御前将军野猪前往擒拿，一时未有结果。

一日，两只豺狗又闯入一大群马鹿之中，左撕右咬，如入无人之境，转眼将一头马鹿撕裂得血肉模糊。其它马鹿远远站立，哑然无声，有的吓得四足瑟瑟发抖，有的一副“血不要溅到我身上来了”的漠然。等野猪将军亮着獠牙姗姗赶到，豺狗早已饱餐而去。

虎王又恼又怒，当下召集山羊、马鹿等训话：“小小几只豺狗，就把你们偌大一群吓得屁滚尿流，嗯？！竟然眼睁睁任其抢劫同类，嗯？！从今天起，明哲保身的，斩立决；见义勇为的，赏花翎……”

一只公羊大受鼓舞，昂头说道：“大王所言极是，想我等有角有蹄，数量众多，若齐心协力，岂怕恶豺凶狗……不过，目前的巡视监控制度也有些不健全。那豺狗来去匆匆，野猪将军往往……”

山羊话音未落，虎王勃然大怒：“大胆刁羊，你竟敢攻击朕的制度不健全？！野猪将军，与朕拿下！”

野猪当即亮出獠牙，冲上前一嘴将山羊戳翻。

一头雄鹿路见不平，斗胆步出队列。“大王，那山羊只不过提出点问题。绝非恶毒攻击，大王如此专制，恐……”

虎王一听，愈加暴跳：“你他妈的敢为山羊叫屈，胆子不小！野猪将军，拿下！”

雄鹿被刺翻在地，转眼丢了性命。其它山羊、马鹿见状，站得远远的，哑然无声。有的吓得瑟瑟发抖，有的一副“血不要溅到我身上来了”的漠然。

第二天，豺狗又来打劫，在一大群山羊、马鹿之中，左撕右咬，如入无人之境……

长江，嘉陵江的上访信

尊敬的领导：

我们是流经贵地的两条著名河流。提起著名二字，真还得感谢你们人类的大力提携。诗人说我们“玉带如练”、“白浪似雪”；文豪赞我们“智慧的源流”、“母亲的乳汁”……那无数浸润着墨香的颂词使我们倍享殊荣，受宠若惊。然而，我们不明白，你们干嘛又肆无忌惮地蹂躏我们，羞辱我们？每日每夜，成

千上万吨污水，废水，粪水，甚至毒水争先恐后冲我们倾泄；烂罐筒，臭骨头，破纸袋，碎玻璃铺天盖地朝我们抛洒……就算我们不敢吭声，裹一身臭气和污物落荒而逃，可下游不是还有你们的同类吗？上游不是还有同样的污染吗？你们一方面尽情享用我们，一方面又肆意糟踏我们；一方面大喊水危机，一方面又拼命浪费水资源，对你们“万物之灵”这种奇特的生存哲学，我等水土之辈，实在难悟其妙。

当然，我们有时也大发脾气，浊流滚滚冲上河岸，给你们灿烂的物质文明抹上一层难堪的污黄，对此，我们每日三省吾身，深感内疚。可是，我们往往是“水不由己”呀。当我们的孪生兄弟青山被你们一阵刀光斧影剃得精光之后，我们已不能奉献绿色的梦。此外，你们又喜欢在河滩地段大兴土木，沿江两岸堆渣成山，蓄水湖泊围垦造田……山河经过你们一番气吞山河的改造，我们就是想规规矩矩奔流亦不能。

其实，我们是很渴望同你们和平共处，亲密合作的。我虽属不同的种类，但都是自然的臣民，头顶共同的日月星。你们给我们滴水之爱，我们自知涌流相报。但，这种爱，不是赐给我们更多浸着墨香的颂词，而是少倾点散着恶臭的废物，少搞点算“交学费”的建设。若能此，真乃我中文明古国锦绣河山之大幸也！

恳望有关领导和人士体恤河情，垂怜我辈！

长江嘉陵江顿首

此文写于 1991 年

麻雀给人类的信

尊敬的人类：

感谢你们，在世纪末的这个金色秋天里，我荣幸地上了被保护动物名单。虽然我还不奢望能享受到大熊猫的待遇，也不敢保证从此再没人对我下毒手，但现在至少有了法律上的一纸保护。想到我们家族这些年来的悲惨遭遇，想到眼下我们形单影只无家可归的凄凉处境，我们怎能不为你们伟大人类及时而正确的“浩荡人恩”感激涕零兼三呼万岁呢？

听我幸存的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讲，几十年前，我们麻雀与老鼠、苍蝇、臭虫一块被列为社会主义的“四害”，你们轰轰烈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兼战果辉煌的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有约 20 亿我的前辈同胞祭献在了你们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庆功台上。

这是真的吗？！

据我被捕杀的奶奶的丈夫讲，我们被平反后(即不再算“四害”后)，我们又为“发展经济”、“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据报载，仅吉林一家外贸出口公司，一年就出口冻麻雀肉上百吨！

天哪，几十车麻雀尸体与上百吨冰麻雀肉，那是多少我的骨肉同胞！

难怪现在我举目四望，但见高楼万里无雀影，形单影只觅偶难。

不过现在有希望了！我那冤死的在天(或者在你们肚内)之灵，得知我有今天，一定会“泪如滂沱雨”。

不过，提到那 20 亿冤死前辈，我心中总有些悲怆，忍不住想躲在今日“法律保护伞”下，给你们人类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自然之神创造的各类物种，亿万年来环环相扣、息息相联，它们都是大自然的臣民，头顶共同的日月星辰。你们人类何必要人为地将它们断然划为“害虫”与“益虫”两个“阶级”，然后大加剿杀？

第二，就算按你们的划分，某些动植物属于“益”种，如猫头鹰、啄木鸟等。但由于你们汹涌的繁殖和极度的贪欲，你们所到之处，玉石俱毁，能吃的吃，能卖的卖。只顾眼前发家致富，不管身后洪水滔天。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当你们消灭了(或者吃尽了)一切“野味”的时候，你们也给自己播下了灾难的种子。

第三……

总之，恳请你们在下一个世纪多一点和谐相处的意识，少一点“人定胜天”的冲动。若此，既是万物之幸，地球之幸，也是你们人类之幸。

麻雀敬上
即日

老鼠的感谢信

最尊敬、最可爱的人类你们好！

首先让我代表鼠族全体成员，向你们——万物的灵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即将逝去的 20 世纪里，大力围剿捕杀我们的天敌，从而使我鼠族兴旺发达！

猫头鹰，你看他长着一头猫相，圆瞪两只怪眼，黑夜里发一声凄叫，实在不吉利。尤其可恶的是，这家伙夜半不睡，专门与我辈作对。呜呼，自盘古开天劈地，我多少骨肉同胞惨死在他利爪之下！现在好啦，这可憎的家伙在你们人类的枪打网捕嘴吃之下已惨遭灭顶之灾。真是恶有恶报！如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携娇拖儿，在月明星稀之夜徜徉于林间田野，而无需担忧那黑色的幽灵劈天而降了。

黄鼠狼，这家伙虽然带一个“鼠”字，却是非不分六亲不认地把我们当他的美餐。这如狼的家伙能跑会钻，牙齿又利，一旦狭路相逢或不幸被他嗅出气味，我男女老幼往往魂断香消。幸好这是非不分的家伙属于我们共同的敌人。首先他喜欢偷鸡。鸡可是你们餐桌上的美味，岂能让它分享？其次它爱放臭屁，在当今环境污染日甚的情势下，实难容忍！第三，它名声虽不好，皮毛却值钱。因此，无论是为了灭害，为了环保，还是为了谋利，不杀黄鼠狼，天理难容！感谢你们手脚麻利，追杀凶猛。现在，自然界中这个与我们作对多年的物种，

已被你们收拾得难见踪影啦！

蛇，一提它就令我们起一身鼠皮疙瘩！这冷冰冰软乎乎的家伙最阴险。他总是一声不吭地埋伏在草丛石缝、路边墙角，令我好钻之辈防不胜防。这冷血动物吃起我们来狠毒万分，连毛皮都不吐。真是不杀不足以平鼠愤！庆幸你们人类同我们老鼠有共同的认识。这丑恶的东西当初引诱夏娃，使你们痛失乐园，后来又世世代代咬你们脚后跟。杀了它，既可以为民、为鼠除害，更可以卖肉卖胆挣钱。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至于猫，自古就是我们的大敌。多年来，我们一直为上帝既创造鼠又创造猫而困惑兼愤然。不过，历史发展到现阶段，这种困惑兼愤然也被你们人类抹平啦。野生猫同其他动物一样，四下已难觅踪影。剩下几只家猫，早被你们当宠物供养，一个个养尊处优，吃得膘肥油厚，哪儿还有兴趣抓我们臭烘烘的老鼠呢？

伟大的人类，万物的灵长，感谢你们不计回报，拔刀相助，使我们鼠族同你们一起在本世纪汹涌繁殖、空前昌盛。在此新旧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喜悦和信心，愿你们在新的世纪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将残存的猫头鹰、蛇之类的野生动物扫荡（或者吃它）个干净！

再次让我代表亿万老鼠向你们致以最真诚、最衷心的谢意！

鼠王率众鼠叩首
1998年12月1日

狮王的奏折

在深山一片残存的森林里，聚集着一群从各地逃难而来的飞禽走兽，有的伤筋断骨，有的家破人亡，一个个丧魂落魄，哀嚎悲啼。狮王见状，想到这些年来家园惨遭伐毁，臣民生灵涂炭，不由忧心如焚。狮王思忖再三，决定召开全体“难民”大会。

“臣民们”，狮王声音苍凉，“我们王国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类汹涌的繁殖和极度的贪婪，将把我们的国土彻底侵吞；他们那小巧的嘴唇和细白的牙齿将把我们全体吃得断子绝孙！我们无力与之抗衡，只得求他们尊重兽权中最基本的生存权。为此，我写了一份奏折，谁愿与朕分忧，前去递交？”

听说去向人递交奏折，动物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冷汗直流。

狮王见大家不吭声，只好说：“虎爱卿，你孔武有力，走一趟吧。”

老虎一听，四足发软：“陛下，我这点蛮力，远非人类刀枪的对手，况且我一身是宝，骨、肉、皮、尾、甚至尿，对人的吸引力太大；还有，我们家族已经没剩几个种了，望陛下垂怜。我想，还是派足智多谋的狐狸去吧”。

狐狸慌忙趋步上前，双膝跪地：“陛下，能为王国效力，狐狸三生有幸。只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况且，我这身毛皮这些年来市价猛涨，众多‘好猎手’们早就虎视眈眈，布下了天罗地网，只怕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毛皮被剥事小，误了奏折事大。请陛下三思，另选高明。”

“那就请野猪去，人类有的是猪吃，你皮毛又不值钱，可保性命无忧。”

野猪一听，悲愤交集：“陛下，我逃难到此，呜，就是因为爱妻幼子，呜——惨遭剥皮吃肉——呜。现代城里人对家猪早就吃腻，成天想尝野味山鲜。我那可怜的爱妻幼子，呜——”

野猪的悲嚎，唤起众“难民”家破人亡的伤心，森林里一片抽泣。大象见状，步出队列。“陛下，臣以为还是派天鹅去。她仪态高雅，容易引起人类爱怜，更主要的是，她飞得快，只需凌空将奏折往人类首脑部门一扔，便可打道回府，比我们地上的安全多了”。

“大象兄太缺见识！”天鹅一反雍容，急切地说。“我再快，不及人类的子弹快。据人类自己统计，在全球濒于绝灭的1700种野生动物中，我们鸟类处境最危险……最好派鳄鱼，他水陆双栖……”

天鹅话音未落，鳄鱼热泪已出：“唉，我这身皮害我终生！女士们的皮包，男人们的皮带……我好不容易逃出，怎能再落人口？！我看，我看还是派最受人喜爱的大熊猫去”。

君臣们闻言大喜，可四下不见大熊猫的身影，原来此君数量太少，已成国宝，此刻正舒舒服服躺在保护地里，根本没加入“难民”的队列。

狮王长叹一声：“天上的、地上的、水里的都不敢去，此奏折不送，我等一个个都成国宝倒好，只怕到头来被斩尽吃绝如同美洲旅鸽，今后诸位只有化石和标本存在世上了。罢！罢！我亲自去！”

狮王说完站起身，步履踉跄地向外走去。

突然，一只野兔从角落里蹦出，细声细气地说：“陛下，我愿前往，我的命贱，数量还多，吃了我一个，自有后来兔。”

动物们又悲又喜，当下自动排成两行为野兔送行。狮王更是拱手相送，秋叶落处，但见“风萧萧，易水寒。”

野兔左爪擎奏折，右爪举白旗，向着伟大的“万物之灵”一步一叩。然而，没走多久，猛听得“砰”的一声枪响……

当天，一家路边店亮出招牌，上面大书：新鲜野兔，8元一斤！

写于1996年下岗闲居在家时

“农夫与蛇”新编

农夫走在山间，突然瞥见前面草丛中盘卧着一条鼓鼓圆圆的花蛇。农夫大喜，脑子里马上闪现出该品种与长度在市场上的价格。

花蛇正沉浸在即将做母亲的喜悦之中，骤见一条人影恶狼般地扑来，慌忙夺路而逃。无奈她身子沉重，没逃多远，便被逼入绝境。

花蛇走投无路，又自知不是伟大人类的对手，只好停下哀声求饶。

“先生，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

“放你？放你这个害人精？！”

“我其实不害人，相反，我主要吃鼠，为人除害。”

“放屁！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你被冻僵，一位农夫救了你，结果反被你一口咬死。”

花蛇闻言大惊，没料到貌似粗愚的农夫居然读过《伊索寓言》。她心惊肉跳，生怕农夫再举出蛇引诱夏娃，使之丧失乐园的典故。

其实，花蛇过虑了，农夫甚至没听说过《创世记》。至于《农夫与蛇》的故事，还是他当年参加人民公社的批斗会，从一位造反派的批判稿中听来的。

然而花蛇方寸已乱，唯有哀哀求告：“先生，求您开恩，我已经怀孕，马上就要当母亲。”

“谁要你肚子里的玩意？！我只要你的肉和皮。哦，对了，还有胆。”

“先生，”花蛇挣扎着说，“我们其实可以和平共处。我们虽属不同的种类，但都是自然的臣民。我们……”

农夫最听不得这类大道理，一听就头痛。他麻利地掏出随身携带的长铁夹，大张铁口。

“先生”，花蛇绝望地叫道：“你实在要捕我，可不可以暂缓两天？等我产下我的孩子后……”

“缓两天？”农夫不耐烦地说，“万一你被别人捕去怎么办？现在抓蛇的人越来越多，你们又不争气，越生越少，我好不容易碰上你，正是老天送来的财运，岂能让与别人？！”

“先——生，”花蛇感到肚子一阵坠胀，禁不住悲泣起来，“先生，请……”

然而，铁夹已将她颈子紧紧夹住，花蛇啞啞地吐出一口气，再也作声不得。

两天之后，一家豪华宾馆里，服务小姐春风满面地端上一盘蛇肉，娇声细语地说：“先生，请！”

可悲的“冷血动物”

保护蛇，维护生态平衡，是早已明文规定的律令，也是报上喊亮了的口号。此外，我们也不时读到：执法人员查获一桩私自贩运贩卖野生活蛇的违法行为，将XXX条活蛇放归山林的报道。

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欣慰，为正义的执法而鼓掌。

不料，掌声未落，突见一大报上鲜红的通栏广告，上面大书：冬季吃蛇。那个“蛇”字，写得又大又活，惊心夺目。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澄清人们认识上的偏误——即蛇是冷血动物，冬季不宜吃。该广告旁证博引，科学分析，总之，冬季吃蛇对人大滋补，诸君无需多虑，等等。

没过几天，又在报上读到一段田原诗般的诱惑：几位文人雅士到郊外游乐，突见一鼓鼓圆圆的大花蛇盘卧草丛。雅士文人大喜，野味难得！当即围剿捕来，剥皮剁肉，燃起篝火。啊，那味道好极了！郊游顿添一番情趣。

从杀腾腾的“吃”到温文雅火的“烤”，人类这个“冷血动物”吃遍万物无敌手！

令我困惑的是，蛇，人们到底该不该吃？吃吧，似乎又破坏生态平衡，不吃吧，它又大补特补，味道好极了。

报上的“舆论导向”就是这样在“导向”的。

不过，既然“吸烟有害健康”和“HILTON(烟名)——满足的巅峰”这样水火不相容的“文明语言”可以共溶一炉，那么，“保护蛇，维护生态平衡”与“(蛇)味道好极了”的共同导向便不值大惊小怪。

然而可悲！人类在偏偏倒倒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背负着如此混乱的逻辑，如此矛盾的哲学和——如此“冷血的贪婪”！

天堂的后花园

一日，上帝正在后花园闭目养神，突听得外面一片悲泣，紧接着，天堂上访接待办的官员慌慌张张跑进来。“不好了，圣主，下界动物联合上访，我等阻拦不住……”

话音未落，一群头破血流的动物涌入花园。上帝正待发作，为首大象用长鼻送来一张血书，上面几个鲜红大字“恳求变形！”

“主阿，”大象泣声说，“您亿万年前创造的生命，本世纪已面临灭顶之灾！为了让您的创造不致灭种，我们特地从下界赶来，恳求您为我们变一次形。”

“什么？”上帝满面困惑。

“是这样，我的长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人类为此泛杀我辈，为了保留最后几个种，恳求主将我变形，让我的后代从此只长鼻，不长牙。”

“主啊，”犀牛喻声喻气地说，“我恳求主去掉我头上的角，让我生一个河马那样的光脑袋。”

狐狸悲悲切切走到上帝脚下。“害我的，都是我这身美丽毛皮。我情愿不要美丽，要性命！”

穿山甲哭哭啼啼说：“我没有漂亮值钱的毛皮，可我的肉对人类说来太鲜美。我恳求主将我的肉味改变，以拯救我残存的几个骨肉同胞。”

接着是熊恳求换掌，鳄鱼希望换皮，青蛙要求细腿……天上、地上、水中几乎所有野生动物恳求变形，天堂里一片喧闹与哭泣。

上帝眼见自己亲手创造，已相依相存了千百多年的臣民一个个失魂落魄，伤痕累累，不禁又悯又悲，遂大发慈悲地说：“好，就依你们所求。你们回去各自写一份申请，详细标明要求变更的部位，我保证你们后代不是现在的模样。”

众兽闻言大喜，一片绝境逢生的欢呼。不料，老虎愁容满面地走上前：

“主阿，我不知怎样写这申请。我从皮到肉从骨到尾，甚至尿，都是人类渴求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老虎一身都是宝’，都可以卖钱。我要变形，是每一个部位，那就得完全彻底地变成其它物种了！”

接着豹、鲸、鲛、蛇都提出类似的问题。上帝觉得十分为难。突然，上帝双眼一亮：“汝等种种烦恼和痛苦不都源于同一动物——人吗？”

“是啊！”飞禽走兽齐声回答。

“那好，与其一个个费力地变形变种，不如去改造一下人，让他从今后不得滥杀汝辈。”

“我主英明！”后花园里一片欢呼。

“众神何在？”上帝喝道，“速去下界捉拿一名亚当夏娃的后代！”

很快，一个人被送到上帝后花园。众兽一见人影，吓得直往上帝身后躲。那人没料到在这儿遇见这么多珍稀动物，顿时双目发光，抽刀提枪便往前扑。

“放肆！”上帝大喝一声，“你这贪婪凶残的家伙，你不怕死后下地狱？”

“地狱？”人冷冷一笑，“只要现世活得快乐，管它什么地狱！何况我们早就破除了迷信，有没有地狱这玩意儿还是个问题。”

“你眼中就没我这个上帝？！”

“上帝？”人嘻嘻一笑，“我们那儿崇拜的是银子。再说‘上帝’也不值钱，商店里进进出出的都是。”

“你……”

人已经等不及，一把掀翻上帝，朝躲在他身后的动物扑去。众兽四下奔逃……

上帝躺在地上，一声长叹：“上帝要人灭亡，先让他疯狂！”

再见了，山城！

——一只沙鸥的哀鸣

再见了，山城！

我幸存的几个伙伴已匆匆逃离，我本不忍离开我妻儿惨遭捕杀的这处河滩，但那贪婪凶恶的面孔又出现了，我只得忍痛再向荒野飞去。

我们原本就不该回来，落得如今家破鸟亡。可当初我们听说人类眼下正在提倡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山城人又在大力提高文明素质，以为此次回归家园可保性命无忧，可惜……

说到回归家园，又是一把伤心泪，储奇门外这一段河滩，珊瑚坝上那一块草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生息繁衍的家园，后来你们人类来了，枪打网捕，毒饵诱杀，我们不得不四散飘零，沦落天涯。

多年来，我们好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很大的地方。

这次我们飞回来约 200 只，在储奇门外的河滩上占了很小几条石缝和几丛荒草。区区 200 只鸟儿与你们密密麻麻数百万高等市民相比，实在不足挂齿。我们并未挤占你们的生存空间，也没有同你们争夺自然资源，更没有危害人类，最多也只拉了一丁点儿鸟粪，污染了几根野草，但这并不影响你们评选卫生城市呀，为什么非要我们将我们赶尽杀绝。

悲呼！仅仅两天时间，我 160 多位同胞便魂断香消，惨遭捕捉逮杀！

如果说你们缺食少粮，非要吃我们身上这二两鸟肉以救性命，那么，依据“弱肉强食”的原则，我们也无话可说——谁叫我们发明不出刀枪，也不会张网捕人呢？

可是，你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我们沙鸥过得滋润多了吗？而我们，只有在被你们污染了的河滩中上顿不接下顿地觅几条残虾小鱼，你们何必还要再来吃

我？

如果说你们是因为活得乏味，要打几只野鸟开心，那我就更想不通了。我们鸟类一直羡慕高等动物的人发明了那么多可供娱乐的玩意儿，远比我们的生活丰富多了，干嘛非要拿我们的生命来取乐？何况，让我们鲜活的生命飞翔在沙滩河畔，不也是世界的愉悦和祥和吗？

如果说捕捉我们是为了卖钱，那我就无话可说。眼下，还有什么能阻止你们“发发发”的欲望与“先富起来”的狂热呢？

只是可悲，难道你们非要等到一个个野生动物断子绝孙之后，等到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成天面对林立的高楼和密匝的人群之时，才会感到悔恨与孤独？

伟大的人类，万物的灵长，你们从蒙昧、野蛮中走向了文明，这本乃地球之幸。然而，这种文明的负面，又是具有了残杀包括我们鸟类在内的一切低等动物的绝对智慧和力量。这种智慧和力量，一旦与你们本性中的贪婪和愚昧相结合，便是我们禽类兽类的灭顶之灾！本世纪，有多少大自然千百万年所形成的物种就是这样惨遭灭绝。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世纪的大幕正徐徐垂落，新的一年我们鸟类又逃往何方？下一个世纪你们人类是否能走向一种更高文明？我长跪在储奇门外我妻儿惨遭捕杀的河滩上，向着你高楼巍然耸立的城市，向着你华灯万点的辉煌，啼血成声——

——再见了，山城！

注：1996年12月，从《重庆晚报》得知好容易飞到储奇门外珊瑚坝上的200多只沙鸥在几天之内便被贪婪的人捕杀了160余只，心中异常悲愤，便写了这篇文章在《重庆晚报》上发表。

此文发表之后，我便如沙鸥一样离开了重庆，也中断了我的杂文写作，停止了我下岗一年半的闲居生活，到成都一家公司去打工挣钱了。

“不孝”子孙的“犯上”之举

昨夜突得一怪梦，该梦一反以往梦中遭八代祖宗臭骂的惯例。竟反过来遭我“不孝”子孙的痛斥。这有违我中华数千年“孝道”的“犯上”之举，惊出我一身冷汗。惶然醒来，子孙的悲愤音容历历在目。想起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梦中得诗、醒后成章的先例，我便不顾其“大逆不道”的可恶，实录如下：

老祖宗！你在地下还能“安息”、“长眠”吗？！恨不得将你拖回阳世，让你看看你给我留下的这个生存环境！

……森林早已被你“横扫千军如卷席”地砍得精光。光裸的山坡上我拾得你当年愚昧加疯狂烧炼的废铁；流失的水土中我看见你蛮干加贪婪留下的痕迹。同是自然臣民的无数野生动物，也被你又杀又吃地整得断子绝孙。我如今只能从动画片和动物故事中，以及你遗留下来的菜单上得知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中华鲟、金丝猴、娃娃鱼、穿山甲……

嘉陵江，它曾经“碧波荡漾，如翠绿的绸带，飘荡在青山夕照之间”吗？一定是的，有书上的诗为证。可是你现在瞧瞧。哪儿还有碧波荡漾的影子？活脱脱一条散发着恶臭的大阴沟！

“洪湖水，浪打浪”，曾经是“赛天堂的鱼米之乡”吗？一定是的，有留下的歌为证。可你现在问问，还有几个人敢吃那被废水毒水喂大的鱼虾？

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是吗？怎么你留给我的只剩支离破碎的一半？还有一半被你“气吞山河”地“改造”到哪儿去了呢？

为了你鲜红的政治口号、更为了你辉煌的“经济效益”，你不惜牺牲大自然亿万年形成的、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或者说，你疯狂地将不能再生的资源掠夺兼毁坏殆尽。仅为了你在世时的一时“光荣”与享乐。作为你后代的我们，不得为你当年的“辉煌成就”与“先富起来”的贪渴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以著名的滇池为例，你为了省一亿元(或者说为了多赚一亿元)，而将污水直接倾入湖中，如今仅要使它消除臭气就得花几十亿元！

你为什么如此鼠目寸光？是“知识无用”不读书造成的愚昧，还是穷急了，为了发财不顾一切？我翻开你那个年代的各种文字资料，想寻求一点答案，不料发现通篇都是“人定胜天”的“伟大胜利”和“效益增长”的“辉煌业绩”，以及“光荣”、“伟大”、“正确”、“英明”、“大救星”、“前所未有”之类的溢美之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你还留下了无数“为子孙后代造福”、“关心下一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类以示奉献和关怀的伟大情操。

还有……

“不孝”子孙的“犯上”言词很长，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语言过于激烈尖刻，实在难以“实录”。因此，我决定不再赘述，而应去寻求拯救如此“不孝”子孙的良策……

“苍天在上”？！

又误喝了几瓶“假冒伪劣”，全家人捂着肚子争卫生间，气恼中，病病恹恹奔出门外，冲着那阳光威烈的万里晴空呼叫：“啊，苍天在上！”

“苍天在上！”呼起来悲怒激奋，听起来铿锵感人，仿佛感觉冥冥中有正义之剑凌空，明亮之镜高悬，任你马面牛头横行一时，到头来终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倏地又忆起文革中，寒舍家破人散时，白发苍苍的奶奶搂着我，迷茫地望着苍天，不断喃喃呼叫“老天爷，老天爷呀……”

于是我想，中国老百姓呼喊了几千年的“老天爷”(或“苍天在上”)也许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一是企盼正义公道；二是乞求一种依托。

为何总爱呼喊苍天？是不是对人间太困惑、太失望，个体在现存社会结构中感到自身太弱小、太无力，遭受的悲苦与冤情无法排解，只好抬眼向那俯瞰万物的苍天？

当然，也有人不喊苍天，而呼喊法制、呼喊健全的体制。可惜，这厢喊起

来有些吃力。有的“千呼万唤不出来”；有的出来后“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的干脆挂在半空，贡作聋子的耳朵……例如，保护青蛙的正式律令出台已近十年，青蛙仍四下被刷得鲜血淋漓，以至前几天(8月25日)重庆日报在头版用通黑大标题代青蛙呼喊(“苍天”?)“请给我们留条生路!”

“苍天在上”，似乎要到很严重时才呼喊，至于我，喝了几瓶司空见惯的伪劣饮料，拉了几天并不高贵迷人的肚子，便要喊天，是否有点小题大作?

那么，该为什么呼喊呢?为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还是为“一小撮人”的以权谋私、“一部份人”的贪污腐败、“大多数人”的见死不救?也许该如此，但这些大题目还是留给大人们作。小民如我，只知道在第一次买到伪劣的“江津玫瑰牌米花糖”时愤而找商店退货；第二次时告到消协；第三次时投书报社；第四次时警告亲友；第八次时咬牙切齿吞下去；第十八次时只有呼喊“苍天在上”!

那么，当第二十八次买到伪劣的“江津米花糖”、第三十八次买到假冒的“老四川牛肉干”、第四十八次买到带菌的众多饮料时，我是继续呼喊，喊得更响，还是肉体和心理都已习惯，喊都不喊了?

行文至此，仿佛听见《牛氓》中亚瑟嘲讽红衣主教蒙泰尼里的声音：“你喊吧，喊响一点，他(西方的上帝、我们的“苍天”)可能睡着了”。

“抄”与“罚”

儿子小学毕业，记得最牢、体会最深的两个字是“抄”与“罚”。

字迹欠工整，罚重抄十遍；作文不“达标”，罚加写五篇；答卷错一个字，罚抄写该字一篇；错三个以上，兼罚抄卷子全文；作业未按规定格式，罚……用铅笔代替了钢笔书写，罚……

其实，就算儿子一万个小心，不踩一个“地雷”，那铺天盖地的字词句段的重复抄写与反复背诵就已经挤满了他的整个黄昏和夜晚。

于是，每天晚上，儿子挑灯夜战，十倍、百遍地反反复复抄写，以“铁棍磨成针”的死硬功夫打磨教科书上那几个方块字。我很想让他读读如《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名著，以增加阅读兴趣，或者通读《少年百科全书》，以扩大知识面。但他要么忙着单元测验抄30遍词组，要么因犯了将“齐心协力”写作“同心协力”之类的“错误”而被罚抄卷子，总之，没有时间。

不知那几本薄薄的语文课本为什么值得像牧师手中的《圣经》、我们当年的“老三篇”那样天天翻来覆去地抄背，直折腾得儿子们每晚地暗天昏，童年饱受“罚字教育”。

难道，我大中华那生动活泼的方块字必须用这种不计成本兼“破坏生态”的“大炼钢铁”方式才能掌握?

终于，儿子小学毕业了，语文分数不错，辛苦经年的老师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可是，我发现儿子已是一个在“罚字教育”下谨慎规范的“守罚公民”，再不“为什么”、“为什么”地问个不停，也不再敢试图将闹钟之类的东西拆开

研究。还有，儿子小小年龄便同班上 10 来个同学一块加入了具有知识分子味的“眼镜”队列。还有，我让儿子写几篇作文，发现那规范的文字里全是教科书上的字词组合，看不到自己生动活泼的灵气，更没有一点创新的语言。

这种语文考试“高分”值得骄傲?!

日前，读到杂文报上一篇题为《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为对付考试的语文教学正在窒息语文的活泼生动、扼杀学生的创造思维。读罢，我联想到伴随儿子整个童年的“抄”与“罚”，心情异常沉重。

用背“八股文”式的机械死板方式来教学活泼生动的语文，再用“罚”的手段来强化这种机械与死板，我们还能培养出如巴金、鲁迅那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吗？眼下，如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似乎并不重要，而能否高分通过考试才是头等大事。“分数”、“考试”这些手段性的东西成了教学的唯一目的。在这个终极目的之下，本应培养学生独创思维、扩展学生视野、唤起学生灵性、提高学生审美的语文教学便走到了它的反面。

当儿女们在又抄又罚之下掌握了“齐心协力”算对，“同心协力”算错的“标准答案”之后，丧失了活泼创造的思维，也写不出好文章时，我们还应为那“优秀的分数”洋洋自得？

是该救救孩子，还是救救教师，还是先救救那些“误尽苍生”的“规则”？

“极少数”小议

“我们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只是极少数。”——这是老百姓常常听到，也常常读到的语言。

想来也是，同亿万党员干部相比，揭露出来和暂时未揭露出来的腐败份子只是极少数；与全国浩荡 12 亿人相比，更是极少数。难怪几十年过去了，令人如此“欣慰鼓舞”的比例一直未变，开头那句“名言”也一直沿用至今。

一箱苹果中九十八、九十九个“绝大多数”是好的，只有一、两个“极少数”烂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忧心忡忡的?!

可惜，人们却并不为此“大好比例”（以前常称为“大好形势”）欢欣鼓舞，有的忧心忡忡如故，有的大惊小怪有加。

看来，这些“极少数”量小威力猛，非一般“百分比”可比。

一位书记，在众多党员中，固然是极少数，一位什么“长”，在大小干部里，也是极少数，但这是何等了得的极少数！他们的喜怒哀乐，主宰着小至一个部门、大至一个地区的盛衰荣辱；他们的举手投足，影响着权力所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命运。倘若有某个这种“极少数”霉烂了，想必不是“一个苹果与九十九个苹果”的比例关系，而是“一颗老鼠屎影响一锅汤”的性质问题。譬如，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这个“极少数”，可以将拥有无数党员干部的泰安市搞得乌烟瘴气，将百万农民整得苦不堪言，北京市前副市长王宝森也是一个“极少数”，但这个“极少数”可以一口鲸吞无数人的血汗数亿人民币！

这类“极少数”何等可怕！

此外，这类“极少数”还有一个可怕之处，就是众多的“绝大多数”往往

奈何他不得，更搬他不动，不到烂得毒脓四溢，恶臭熏天，难以有比他更大的“极少数”站出来将他检出扔掉(并且也不一定是“扔掉”，有时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发挥余热)。

当我们使用那沿袭了几十年的“光荣”比例时，还要感到“成绩不错，性质很好”的自得和宽慰？

何况，眼下那种一旦手中有权，便猛搞腐败的大小谋私者，究竟还是不是“极少数”，只有天晓得！

“牛二”投胎流产记

话说《水浒》上那位泼皮“没毛虫”牛二因耍泼被杨志一刀斩杀之后，亡魂已在地狱炼磨了多年。一日，阎王召他到森罗殿上。

“牛二，你在阴间日子已不短，经研究决定，让你转生投胎，重返阳世。”

牛二闻言大喜，叩头谢恩之后问道：“大王，不知让我投何家人户？”

阎王略一思忖，答道：“想你当初撒野耍泼，皆因欠缺文化教养，去一个乡村教师家吧。”

牛二面色顿时晴转多云：“大王。求您另选一个。据说乡村教师工资常领白条，又缺外快，现在，仅我从娘肚子里钻出，医院就要索收一、两千元，万一我又不争气，造成难产，多住几天院，岂不害了人家穷教师？”

“那就去个工人家，那是‘领导一切’的阶级，又是‘主力军’、‘老大哥’，你跟着他们好好劳动，改掉你那好吃懒……”

“唉呀，大王，千万别出此下策！眼下不少工厂效益不好，下岗的多，有的发生活费都困难。我这一去，岂不是给他们雪上加霜？到时候，我想翻悔不干重返阴间都难。据说，现在火葬场收费动辄上千”。

“那就去农村，那儿生和死收费都不高。”

“大王，您在殿堂上呆久了，不太了解情况，我在下面同新来的亡魂接触多，知道如今农村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的地方品种高达60多个，白条也多，据说……”

“得了！别再‘据说’了。你倒底想去哪？王府侯邸还是富豪大款？嗯？！”

“大王息怒。我牛二自知没那个命，只想投个身在工商、或税务、或公安等部门的家庭，医院或火葬场也行。总之，只要有权乱收费，乱罚款的地方就行。”

阎王一想，觉得阳间这种地方和部门实在太多，一时竟不知选哪家。突然，他转念一想，牛二投生到那些地方，会不会又给人借此索取红包、大收“费用”的良机？更重要的是，牛二虽然已在阴间改造多年，但骨子里还残留有几分泼皮味。一旦气候水土适宜，他会不会同流合污、推波助澜？或者子承父业，穿上制服，手握罚单，呼风唤雨，又吃又宰？

想到这儿，阎王当即拍板决定：“牛二，你且在地狱里再呆上一段时间，待阳间的状况好转之后再说”。

写于1996年下岗闲居家中时

多些“怒”，少些“忧”

《经济参考报》1月13日披露，一些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企业资金达12亿元，物品三万多件。标题是“以权侵占令人忧。”

对以权侵占了人家12亿元，居然只是“令人忧?!”由此想到三天两头读到的“令人忧”：年年拖欠教师工资是“令人忧”；打“白条”上亿元是“令人忧”；假冒伪劣泛滥全国是“令人忧”；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忧”……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令人愤”、“令人怒”?!

“忧”者，担忧，忧伤是也，它给人的形象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焦虑而又不知如何是好。“怒”则不同，它使人拍案而起，奔走呼号，甚至冲出门去“采取行动”。

我们为何老是“忧”而无“怒”?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心胸比海还宽广，性格比羊还温顺，还是类似“以权侵占了12亿”的现象是“小菜一碟”，尚未达到“令人怒”的程度?或者说，我们对此类腐败只能“忧”，不能“怒”，只敢“忧”不敢“怒”(因为“忧”有“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而“怒”则有“犯上作乱”的悖逆不道)。

看到老鼠满街乱串，是“忧心忡忡”还是怒发冲冠、高声喊打?

巴士底狱决不会因为巴黎人民“忧心忡忡”而倒塌。

我若是“以权谋私”的“官老鼠”，我决不怕小民们“忧心忡忡”。

我想，如果我们血液中多一点“怒”，我们身边这个世界，一定少一些“忧”。

空落的掌声

“孩子们，”手风琴教师操着悦耳的女高音朗声说：“这次地区庆祝‘五·四’青年节，要举行文艺演出，特邀我们少儿手风琴班参加，电视台还要摄像!”

“哇——”20多名小琴手爆发出一阵欢呼。

“还有一个好消息，”教师满面通红，神采飞扬。“我们地区尊敬的书记爷爷、专员伯伯要在百忙还抽出宝贵时间来看望大家!”

“哗——”20多双小手拍得通红。

当女儿回家激动地告诉我这特大喜讯时，我也激动了。女儿小小年龄便要登舞台、上电视，还要受到“百忙的”爷爷、伯伯的亲切接见!虽然又要收50多元演出服装费也在所不惜。

接下来是紧张的练习，小女每天做完一大堆作业后，自觉苦练到深夜。

“五·四”前一天是预定的被接见日。20多名祖国的花朵装扮一新，一大早各自背着沉重的手风琴赶到排练室恭候爷爷、伯伯大驾。

那几天赤日炎炎，气温很高，孩子们挤在排练室热汗直流。等到11点多

点，一辆锃亮的轿车飘然而至，教师慌忙领着小琴手一边鼓掌，一边齐声呼喊：“欢迎、欢迎”。

车上钻出一位胖胖的叔叔，他向小朋友们解释，书记爷爷和专员伯伯太忙，来不了，他是某局某处的处长，代表爷爷伯伯前来看望。小朋友们依然热烈鼓掌，虽然没盼到尊敬的爷爷和伯伯，但处长叔叔好耍也是一个有品官衔的“大人”，平时，岂是女儿这种资历的小人儿能轻易见到的？

排练室太热，处长叔叔很快便由教师陪着，去了中午饭时应当去的地方。

20多名“小艺术家”便由各自的家长领着，散落到各个路边店、凉面摊，边吃边等待下午的彩排。

从排练室到演出场地，足足有2公里，“花朵”们“行政级别”太低，自然不能享受派车送的待遇，只得顶着烈日，背起风琴，走得大汗淋漓。到下午三点半轮到手风琴班彩排时，有三朵“花儿”太娇弱，居然现场中了暑！

“五四”下午，女儿演出归来，气喘吁吁但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她们的演出录了像，晚上地方新闻要播出。

晚饭时，女儿唯恐漏过了播放时间，捧着饭碗痴痴坐在电视旁，还特邀了几位她的同学一块儿欣赏。

终于开播了，女儿大气不出，双眼放光。首先是书记爷爷讲话，接着是专员伯伯发言。讲话和发言都很长，从发扬爱国主义到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好，面面俱到。这些内容我熟悉，只需将时间一改便可用在“七·一”、“十·一”和元旦等场合。爷爷伯伯好不容易讲完，屏幕上接着是几家出了赞助的单位的表演，再接下来——再接下来便是另一条新闻了。

女儿呆坐在那儿，既失望，又难堪。我自然也颇为不快，我女儿虽说没有任何“级别”，但大小也是朵“祖国的花朵”。爷爷伯伯叔叔们天天都在屏幕上，干嘛不让一点儿给这次活动又出力又出钱又出汗的下一代？

望着女儿那失望的稚气的眼睛，我只得安慰她说：虽然没有播放，但你们好耍还是让伟大的摄像机对准过。爸爸活到这把年岁，连“没有播放的摄像”都没享受过。只是，只是今后听说书记爷爷、专员伯伯要来看望时，你用不着将小手拍得通红。

那女人真傻

商海洗浴经年之后，重读莫泊桑名篇《项链》，发觉玛蒂尔德那女人真傻！

将借来的宝石项链丢失，自然令人捶胸顿足，但绝对值不得用一分一厘的点点血汗去赔偿呀，何况还连带赔进去10年美貌青春。我要是她，定要凭借我在商海中学到一身功夫，选择以下高招。

一、倘若我良心尚存，原本没安借了不还之心（或者说还没发展到“兔子也吃窝边草”的程度），那么，我至少可以小施缓兵之计：或向债主福莱斯蒂埃太太苦诉眼下的困难，非再借累月不可；或借口项链又被朋友借去，陷入了无可奈何的“三角债”。项链嘛，不是不还，但要到对方奉还之日，才是它物归原主之时。

二、如果对方因久拖不还要对簿公堂，那也不怕。我首先查查当初是否立有借据，或借据上有没有空子可钻；其次看我与“公堂”等“有关部门”有无私下关系，或者说，能否打通这些“关系”。假若借债时朋友情谊良好，对方相信本人是谦谦君子，未留下白纸黑字，或者本人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关系不错，那么，对不起，任凭你去上告，弄得不好你福莱斯蒂埃太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据我所知，玛蒂尔德当初压根儿就没打借条，只给朋友福莱斯蒂埃太太一个感激的吻。此外，玛蒂尔德与部长等高官还有那么一点“可利用的”关系。）

三、要是证据确凿，外加对方也有强硬后台，本人又不愿面临“强制执行”，那么，就赶快设法买一赝品歪货。好在眼下这类货色品种繁多且能以假乱真，挑一把猴毛变的猴王易如反掌。于是，趁对方收回失地高兴之时一锤定音。即便事后对方发觉找上门来，对不起，时过境迁，我就要猪八戒倒打一钉耙。

四、若不幸遇到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商海中同样一身硬功夫，非要刺刀见红，那么，也不要轻易往外掏银子，得讲究一个还法。首先，我要考虑去找18日晚会上那些达官显贵，尤其是有经济实力的“款爷”和那位部长先生。那天晚上，他们一个个不是都争先恐后搂我柳腰，握我玉指，饱餐了我的国色天香吗？也许，其中不乏伟岸豪杰，愿意一掷千金以救美人。其次考虑将我那只知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丈夫休了。这巨额债务本因他的舞票而起，何况我玉肌冰骨，配小职员原本是下嫁，此时正好借机扬帆出港，另攀“有实力”的大爷。想我玛蒂尔德天生丽质，曾引得上流官富们引颈呆望，若置身于灯红酒绿半明半暗之中，定是力压群芳。不说还清一条宝石项链，就是挣到一身珠光宝气也如囊中探物。何需整整10年“挑水劈柴拾煤渣”？！最不济，还可以花点钱，雇个手脚麻利，胆大心硬的“闲散人员”或亡命之徒，埋伏于僻静幽深之巷，跟踪于月黑风高之夜，瞄准那脖子上金灿灿的一圈，扯断就跑。此举虽有点冒险，但总比债务压身10年，磨得人老珠黄强呀。

五、如果以上办法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实施，或者说实施效果不理想，这儿还有最后一招绝技。那就是，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大吼一声：“要项链的没有，要命有一条！”据我的切身体验，此语一出，惊天地、泣鬼神，往往震得大小“黄世仁”们三魂悠悠，七魂荡荡。而你自身则立马变被动为主动，化奴隶为将军。想那福莱斯蒂埃太太总不敢为一条项链闹出人命吧？何况当初还有一吻之谊呢！

总之，现在，借债必还的观念已经过时；拿10年如花似玉的青春去赔，就更是愚不可及。丢掉项链并不可怕，负一身债也无需犯愁，可怕的是借不到，或不能经常借到。

可惜，玛蒂尔德小姐生得太早，未能读到我的“大作”。斯人已逝，红颜命苦，惜哉，惜哉！金波银浪中，空留下我后人的感叹：那女人真傻！

三寸金莲与亩产万斤

如果说不男不女的宦官(太监)还算不上华夏独有的话,“三寸金莲”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这一将一半中国人缠成半残废的伟大壮举,据说发生在 1000 年前的宫廷中。

当时,皇宫中有一舞女,成天为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发愁。想红墙内三千佳丽、六宫粉黛,唯一的男人皇帝老倌怎样才能万花丛中独采梅呢?想君王们都是喜新好奇的伟男人,因此,唯有在新、奇、巧、绝上下功夫;才能力压群芳脱颖而出。舞女冥思苦想,终于,一项早于瓦特蒸汽机 700 年的伟大发明隆重诞生了。她忍巨痛、下死劲,将一双玉足摧骨拆筋缠成三寸,然后在一片莲叶大小的“舞台”上苦练献媚舞,最后在龙颜面前放了一枚划时代的“卫星”。真龙天子一见此奇货,龙颜大悦,慌忙揽金山,抱玉柱,恩宠有加。中国历来有“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优良”传统。其他佳丽粉黛们一见“金莲”受宠,顿时你追我赶,纷纷捉住玉足一阵猛缠。于是,“三寸金莲”光芒四射。从宫廷到民间,从大宋到大清,成为华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中一道亮丽风景。

多少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的诗篇,多少“残废女人”淌下了辛酸的泪水!

1000 年过去了,“三寸金莲”已然作古。然而,“喜新好奇”,渴望创造奇迹的习惯还在。“两年赶上英国”、“一夜进入共产主义’成为那个年代自上而下的渴求。于是,有争宠的“舞女”出来献艺了。第一个登上“莲台”,报出水稻亩产超万斤的是湖北孝感县。当即有权威人士加权威“喉舌”对此“新、奇、巧、绝”大加青睐、恩宠有加。其他宫女一见,纷纷效仿,你追我赶。从亩产万斤到十万斤到几十万斤到几百万斤,从大蒜长得比岳云的铜锤还大到玉米结得比武松的身子还粗,无奇不有。从某显赫高官亲自见到亩产 100 万斤番薯、5 万斤水稻的“事实”到某著名学家经过科学研究,认为亩产可达 4 万斤的“论证”,无巧不有。古老的民族在“破除迷信”、“只争朝夕”的鞭策下,全发了高烧,还浑然不觉。正如错把自残自虐的“三寸金莲”当作美,有人错把假话空话当作“喝今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共产主义伟大豪情。

于是,古老民族第一次产生了粮多了怎么办的深深虑;于是,诞生了那篇伟大人物与徐水县书记关于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千古奇文。(《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

可惜,“深深忧虑”转眼变成深深恐惧。亿万民众在 1958 年“粮食吃不完”之后的三年内,饱尝饥饿之苦,几千万人竟“非自然死亡”。

“三寸金莲”扭曲了人的肉体,假话谎话毒害了民族心灵。肉体的曲扭可怜,灵魂的曲扭可怕。将畸形的“金莲”当作美来欣赏,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将“假大空”当作行为准则来奉行,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素质教育，教师请先

“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是在“沙漠”中艰辛跋涉多年的人们从心底发出的、焦渴的呼喊。

终于,天上有了呼应的雷声。近来,笔者连续被唤去开了两次家长会,接受的都是要“抓素质教育”的教育。我以为这下总算要下一场“及时雨”了。

不料，随后观察儿子所受教育，仍然通篇都是“应试”的模式。分数仍是班上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字词句依然抄得天昏地暗……

我不禁想到，我们的一些教育者，早已在应试教育的“八股”道上走得车轻路熟，现在，即便他们在观念上转变了，但强大惯性的推涌和自身素质的欠缺依然使他们转不到“素质”的轨道上。多年来，他们一心盯着“八股”应试的车辙，眼中除了字词组合、习题试卷、分数名次外，已经看不见山那边五色的鲜花，云天里变幻的彩霞。教育者自身缺乏素质教育，如何让被教育者接受素质教育？

儿子的语文教材，虽说还浸润着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气息，但总算比文革时好多了，已有了一些新时代活泼的元素。可惜，一些教师舞起使惯了的八股刀法，以不变应万变地将一篇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挑上“字词句+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案头，进行千篇一律的肢解。任何“建筑”，不管是希腊式、哥特式还是拜占庭式，到了这些缺乏素质的教师手下，通通被拆成一堆字词句的“砖头瓦块”。教师讲《鸟的天堂》一文同讲契诃夫的《凡卡》是完全一样的讲法。契诃夫是何许人，其文有什么风格、什么特色、什么背景等，学生一概不知，但这一课有哪些生词，哪些词组，学生一清二楚。也就是说，学生对“建筑”的整体风貌、背景文化、艺术特色一概不知，只是捡起了一堆拆散了的“砖瓦”。更有甚者，老师在中心思想中洋洋写道：“本文反映了凡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契诃夫是19世纪的俄国作家，19世纪的俄国是沙皇专制帝国，与英国式资本主义制度大不相同。（况且，我们的下一代仍然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这一“千古不变”的概念吗？）如此缺乏“素质”的教师如何带领学生转向“素质教育”？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师很苦、很累，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甚至是“文革教育”的受害者。他们的转向，比学生转向更困难。他们一方面自身要挣脱应试的八股绳套，一方面要以先天不足的手带领学生转向素质教育，其任务和压力，想必比夺取应试高分更艰难。

素质教育，表面上看没有应试教育那样令教师感到“刺力见红”的紧张，令学生感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惶恐，但它对我们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潜伏着更大的压力。理解一堆堆“砖头瓦块”是容易的，讲解千姿百态的“建筑艺术”是困难的。但我们没有选择，21世纪的祖国人才，绝不能再在八股应试教育下培养了！为此，老师们只有先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切切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

王二娃

王二娃个头不大，但满面干精火旺，一看就属于皮球虽小，气很足，一碰就跳的角色。

此兄生平两大爱好，一是麻将，二是划拳，其中尤其是后者，王二娃简直视之为他人生的“支柱产业”。只要同哥们坐到酒桌上，他便容光焕发，顿生马拉多纳面对绿茵球场，拿破仑君临马伦多战场之振奋。

王二娃生活中实在没什么值得他自豪和炫耀的，连天天操练的麻将都是输多赢少。但划拳则例外。首先，他天生一付亮嗓子，且底气十足，虽然未遇伯乐失却了歌星梦，但酒桌上“乱劈柴”却是声压群雄，屡屡赢得一片称赞。据说，他一起吼，半里外都知道他出的招数。其次，猜拳中他反应特别敏捷，绝无当年在小学和初中课堂上的迟钝。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划拳中所展示的非凡创造力。例如，“四季财”他可以轻松创造出“四季豆”、“四不象”、“四匹马儿跑”；“六六子顺”他可以顺口引申为“刘晓庆”、“牛皮菜”等等。

总之，王二娃自觉拳掌一出，吼声一起，便入超凡脱俗之境，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和压抑，顿时云散烟消。尤其是几杯酒下肚兼赢了几拳之后，一种英雄豪气便渐渐贯入五脏六腑，朦胧醉眼中，觉得自己也有几分伟大起来。遗憾的是，据旁观者说，此刻他的形象，老使人联想起座山雕手下八大金刚在松油灯下大块吃肉的情景。

有一次，王二娃同几位酒友到青岛旅游，在饭店落座不久，他便车轻路熟地使出英雄本色。不料，饭店里正雅雅细嚼的其他食客不懂重庆人酒桌上的万丈豪情，王二娃刚一挥拳起吼，便引起饭厅里一片惊恐。一位金发老外，以为遇到打劫，顿时花容失色；还有一位小孩，吓得直往妈妈身上躲……其实，王二娃就是在故乡重庆，也引起过外地人的惊畏，本地人的抗议。有人说他闹得太晚，有人嫌他声音太大。

王二娃对此颇不以为然。重庆火锅一吃，随随便便就是几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不划拳怎么过？老谈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提不起兴趣，交流人类灿烂的艺术文化等平时又没有积累。还有，即使王二娃等读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或者了解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前前后后，但火锅一“麻辣”酒精一刺激，还是觉得“乱劈柴”既简单又痛快。

可是，有些人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一味指责公共场所高声划拳是粗俗之举，王二娃就不时正在兴头上时遇到“干涉”。可惜，王二娃酒桌上虽敏捷，论理上却迟钝，一旦相遇，便只有耍横。后来，他听说本人读过几天圣贤书，长于理论思辨，便请本人出山指点。

在隆重地吃了王二娃一顿“麻辣烫”，领略了他“乱劈柴”的武功之后，我当即概括提炼出划拳的五大功妙。

第一，可以宣泄生活中的压抑和烦恼，在赢拳时弥补人生中的失败感。第二，可以消磨多余无聊的时间，作价廉物美的娱乐。第三，在长时间的吃喝中，既可活跃气氛，又可填补知识不足、无话可谈的空白。第四，可以弦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情操。（因为拚了老命吼得声嘶力竭，无非是为了大公无私地将美酒让给别人多喝，自己少喝。）这对于眼下有些人一心为己，大搞腐败具有当头棒喝的作用。第五，可以展示重庆人的热情、豪爽、耿直……

王二娃闻言大喜，从此自持有理论撑腰，愈加不顾左邻右舍的抗议，一声声“刘晓庆”、“牛皮菜”吼得更雄。

注：1995年到1996年，我不仅下岗天天独自呆在家里，而且居住在我一生中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四周被庸俗不堪的小市民所包围。有火锅馆酒划拳的、有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的，还有吸毒的、卖淫的、嫖娼的……

在一次与几个在火锅馆里声嘶力竭猜拳行令的汉子打了一架之后，我下决心搬离了那个让我决不想再看一眼的地方。

这篇看似幽默的文章，便是我在那极其痛苦的环境中写成的。

王小二拔牙记

王小二一大早排队挂了一张专家号，七弯八拐地找到了牙科外科室。地区大医院就是不同，牙科还分内科外科，不像他那个镇上，只有一名牙医，包揽了全镇 1 万多人的几十万颗牙齿。提起那名牙医，王小二就恨从心来。那家伙有一次居然活生生错拔了他一颗好牙！

牙科室宽敞明亮，六七名医生一式的白衣白帽白口罩，令小二肃然起敬。他恭恭敬敬地将专家号和病历送到唯一的一名中年男医生手中。

“拔牙？”专家抬头扫了他一眼。

“是的，是的，”小二忙点头。“我专程从 XX 县来，我……”

“坐上去，”专家冲着手术椅一挥手。

这时，门外闪进一条人影，直奔专家而来。小二闻到一股香水味，定睛一看，只见一名窈窕淑女，玉立在专家面前。“你看牙？坐吧，坐吧！”专家笑盈盈地说。

淑女迈玉步，扭细腰，一屁股坐在了小二正准备上去的手术椅上。

“你到那边去，”专家指着对面另一张椅对小二说。然后他招手呼道：“素珍，你来给他看。”

素珍——一位不到 20 岁的小姐将小二领到一角坐下。“张开口，”素珍小姐罩着口罩瓮声瓮气的说。小二圆睁双眼盯着小姐。小姐花容虽然被口罩掩去一半，但剩下的部分却娇嫩可人，如此细嫩秀色若是在茶楼酒吧中服务，绝对令人赏心悦目。

“我挂的是专家号，”小二鼓起勇气说。

“放心，最后专家要签字。”

“病牙是左上倒数第二颗，”小二慌忙提醒。

“张开口，别说话！”小姐一针扎了进去。

约 10 分钟后，拔牙工程开始了。素珍小姐刀枪棍棒轮流上，先是用刀将肉剥离，然后用夹钳夹住一阵猛摇，接下来用一个镊子垫住使劲撬。甚至还叫旁边另一位白衣小姐握着锤子冲着抵住他牙齿的一根器械“嘣嘣”敲了一阵。

王小二本是修堡坎搞土建的出身，对这种又撬又摇，又挖又敲的动作实在太熟悉了。没想到素珍小姐在他口腔中使出了他修堡坎的全部基本动作。

然而，病牙依旧岌岌不支。

小姐开始出香汗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晶晶亮亮爬上她白嫩的额头。纤纤玉指微微有些颤抖。“再张大点，”小姐喘着气说。

“唔，啊哟，”小二痛得从喉管哼出一串串声音。

“怎么，麻药过了？”小姐抬头看墙上的钟。

“不是，是你的‘撬杠’磨伤我的嘴唇了。”小二挣扎着说，吐出一口血水。

一个多小时后，艰辛的“撬堡坎”工程终于胜利完工，一颗血淋淋的牙齿叮当一声掉进了托盘。

然而，一个牙根的尖端断留在了血肉深处。

专家终于被请来力挽狂澜。他又是一阵掏挖，小二血口大张，眼冒金花。

最后，专家说可以了，他一边指示素珍写病历一边说：“过两天再来照张

片看看。”

素珍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专家在后面印了一个他名字的图章，表明是专家诊治。

开药时，素珍小姐摘去口罩，问他带了多少钱。小二一听那口音——摘去口罩后的本音——竟是他 500 里外的乡音，不禁问道：“小姐，你不是这儿人？”

“不是，我是 XX 县人。”

“我也是 XX 县！你在 XX 县哪儿？”

“桃木镇。我刚到这儿来实习。”

王小二一听，两眼翻白，那桃木镇距他的李坝镇只有三公里。

五角钱很重要

五角钱对我说来，真的很重要。

两个月前，车票涨了五角，我的心隐隐作痛。但电视上采访的两个市民，都很潇洒很轻松地说，五角钱，没啥关系。看见“榜样”的力量，我马上为自己的猥琐自惭，也为未能体谅公交的难处而自责。不过，紧接着看见涨价后月票车挤得天翻地覆，我又释然长叹：原来有很多人与我一样，“五角钱，真的很重要”！

但是，没有街头的怨声。只有月票车的拥挤，只有一张张五角票子灰飞烟灭，只有一颗颗“吝啬”的心隐隐作痛。

“多么好的老百姓哪”，不知有没有文人和官人这样赞叹。

阳光明媚的五月来了，空调车正式启动，物价局正式发出威严的声音：空调车不管是否开空调，起步价一律一元五角！

又涨了五角！我为生计每天从上清寺到枇杷山要往返几次，一上车就是一元五，几个回合下来心脏阵阵收缩，真有一种被掏了祖坟的感觉。但是，从小就被教育要当“小草”的我，实在没有力量去对“大树”说，可不可以温柔一点，因为五角钱对我真的很重要。我采取的应急措施是：能等非空调车就坚决等，能走这段路就坚决走。好在这段路上商店林立，美女如云，身边阵阵飘逸的暗香，减轻了心中卑微的疼痛。

不幸，我已经努力平衡了的心理，不经意间又被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的有关语言打破。他们说，没料到空调车的五角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他们不理解两个月前的五角老百姓都承受了，这次的五角（而且去年还实行过）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

闻言我心里开始埋怨，这上下之间也太缺乏沟通了！

当然，这也难怪，有权定价格、有权出台政策的人，大都不会去体验中巴和月票车，即使某一天与民同乐地挤一回，肯定也不会在乎区区五角，更不会没有涵养地为五角钱与售票员吵一架，弄得整天心情不佳。这样，他们就很难体会“小草”们那卑微的心痛。

当然，还有一个看似放之市场而皆准的理由，即公交、中巴的运营成本高，不涨价就要亏损，总不能让另一部分人吃不起饭吧？

说到这儿，又忍不住想提一个本不该我这种小人来提的大事：有关部门为

什么不出台一个政策减轻公交、中巴的运营成本？记得几年前车票涨了一次，原因是给公交和中巴的过桥费优惠取消了，老百姓享受的一点福利也随之消失。我想，车流量最大的嘉陵江大桥和长江大桥原本是纳税人的钱修建的，可不可以在这两座桥上放公交和中巴一马？

澳大利亚政府硬性规定，税收的 70% 必须用于老百姓的各种福利。我们的制度据说远比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优越，税收上更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号温暖人心，因此，税收中用于老百姓福利的比例想必不低，可否多一点倾斜给亏损的公交公司，以救小民的五角于水火。

五角钱我真的很心痛，我最爱吃的豆腐是五角一块，老婆最爱吃的小白菜也是五角一把。要是某一天递给汽车售票员的五角多了，递给卖豆腐的五角就少了。

五角钱真的很重要呀，大人！

小胡，你实在死得冤枉

今年 6 月 16 日，湖南邵阳医学院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胡志勇自杀身亡。

起因是他在某医院实习期间，目睹带教医生的麻木不仁，对一位咯血不止的病人视而不见，乱开一些价格昂贵但于病无益的药以谋私利。小胡心情愤懑，给其父打电话说：“现在社会风气腐败，医生见死不救，学到的知识没用，理想被玷污。”身为县纪委副书记的父亲对这类事见得多，顺口说了句“看不惯慢慢习惯”就挂断了电话。

可惜，小胡未遵从父言去“慢慢习惯”，而是用玻璃片割断了颈动脉，热血四溅地告别了他“看不惯”的人世。

这其实是一个优秀青年用生命向社会的腐败抗争——还有什么比一掷自己青春的生命更勇烈、更沉重、更悲壮的呢？在腐风肆虐的社会中，在我等见惯不惊的麻木里，小胡鲜血的意义，不亚于陈天华蹈海。从悲剧的意义上说，他是将美好的青春毁灭了给人看，以期引起疗治的注意。

然而，面对小胡殷红的亡魂，我们先有医学专家出来分析原因，说：“这是一种心理不健全因素所致”；后有教育专家出来总结教训，说：“不能只教给学生业务”，还要“同时让学生适应社会。”

两位“专家”，前呼后应，异曲同工，总之，问题出在小胡身上。在“专家”看来，不是社会“不健全”，而是小胡“心理不健全”；不是社会现状不适应小胡——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崇高理想的优秀大学生——而是小胡自己不去适应腐风四盛的社会。是呀，腐败风气由来已久，四处存在，别人都见惯不惊，在麻将酒杯中活得上好，为什么你偏不习惯，要“偏激”地“自绝于人民”？这不是“心理不健全”是什么？人，是社会的人，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而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去适应这种“客观存在”行吗？所以说，不能“只学专业”，还要学习“适应社会”；所以说，从小胡的父辈到我们的“专家”，都呼唤要“适应”、要“习惯”。

的确，我们大多数人(包括“专家”)对种种“不健全”早就适应习惯了，所以我们“心理格外健全”；所以，有人奇怪“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然而，小胡喷洒的鲜血，毕竟灼灼地刺激着我们，并迫使我们思考：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是应当改造社会以使其适应人的生存、善的宣扬，还是要求人改变自身的美德去适应社会的扭曲？譬如，是要求小胡将“救死扶伤”的崇高与纯洁改造了去适应社会中的“麻木不仁”与“唯利是图”，还是相反？换句话说，是让脚去适应“不健全”的鞋子，还是去改造鞋子，使之适应脚的生存？小胡悲洒热血，本应促使我们猛醒、去思考并改造我们身边这个世界的“不健全”，从而让人能健全地生存，可惜，我们那些显然是提倡“削足适履”的“专家”们“火眼金睛”，一眼发现了小胡身上的“毛病”。

看来，理论上作为“主体性”的人在森然的社会面前其实是从属和卑微的，只能你去适应它、顺从它，否则便是“不健全”。

看来，那位自投汨罗江的三闾大夫屈原先生，幸亏是在两千年前“自绝于人民”，若是在今天，遇上这些“医学专家”和“教育专家”，不知会给他分析总结出什么“不健全”的因素出来。

看来，真正的悲剧并非是向社会腐败抗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是在付出了这种代价之后，那背靠威严社会的板子，“啪”地一声打到已用生命抗争的个体亡灵之上。

看来，小胡，你实在死得冤枉！

“雪化了是什么”？

“雪化了是什么？”老师提问。

“是水。”孩子们齐声回答。

老师非常满意，正待要表扬，突听得教室角落里有人答：“是春。”

“谁说的？”老师皱起眉头，“站起来！”

那位答“错”了的男孩站起来，受到老师的斥责，同学的嘲笑。

原来“冤假错案”从小就可能遇到！

男孩“错”在哪儿呢？只能是错在与统一的“标准答案”不相符。

“雪化了是水？”固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那“春”的回答是不是内涵更丰富、更生动？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那男孩脑海里也许浮现出了“雪融冰消，山花怒放”的满目春色。其景象之生动明丽，远非干巴巴的“水”所能比拟。然而，老师“大棒”一挥，男孩站起一“示众”，从此他那想象无限丰富的大脑中也只剩下“水”了。或者说，从此他纵然还有“春”的感觉，“春”的向往，但现实中还是觉得与“水”保持一致最正确，也最安全。这种“只能是水，不能是春”的僵死模式，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其实，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那些在艺术、哲学、科技、文学等领域里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往往都具有独特的思维、丰富的想象。倘若他们从小便受到“只能是水，不能是春”的棒杀，世界也许不会有伽利略、牛顿，不会有雨果、贝多芬、罗丹。

再引申看，历史上与传统观念相违的“不和谐音”，往往预示着理性和科学在蒙昧中的突破。例如，当《地心说》的谬误笼罩欧洲大地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真理的初探；当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时，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则是理性与科学的体现。

因此，从小处说，老师如果不对说“春”的孩子多一点理解，一个未来的人才，甚至天才，可能遭受挫折；从大处说，社会如果不对所谓的“异端学说”持一种宽容态度，人类社会的发展，定将受到阻碍。

在中国，由于高度强调“一元化”，因此，创造性的思维，独立的思考，标新立异的观点，尤其缺少生存土壤。多年来，人们习惯于种种固定的模式，和对这些固定模式的认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保持一致”的“标准答案”培养下步调一致地成长起来，他们自然又要不自主地一代又一代地将此传统延续下去。到最后，整个民族缺乏灵气，看不到独立思考，只有“水”千古流淌，没有“春”姹紫嫣红。

由此我想，现在与其说去救救那少数几个会说“春”的孩子，还不如先去改造改造那一大帮非“水”不正的大人。

循 环

张三清晨一上班便觉人不舒服，昨晚楼上的钱二又邀了三朋四友闹到深夜，害得张三满脑子都是“乱劈柴”和“妹妹你坐船头”。早上出门一看，窗下又是一地果皮烟头，张三冲着楼上狠狠骂了几句，上班后坐在办公室里仍觉气闷。

李四急匆匆拿着几张表格前来盖章办证。张三头昏脑胀竟连写错了两次。李四心急，想到上午业务正好，要抓紧时间多跑两趟，便不满地嘀咕了几声。张三原本气闷，遂将笔一扔：“你急？！我还憋得慌哩！等倒，我先上趟厕所再说。”

待李四重新坐在驾驶台上，已过了个多钟头。李四心中气足，脚下便踩得猛烈，车上乘客叫苦不迭。王五忍不住叫道：“开的啥子车哟！站都站不稳。”李四平时这类话听得多了，本不计较，但今日五脏不畅，便也扯起喉咙：“怕挤，怕挤去打的，坐矮爬爬！”王五气得柳眉倒竖，拥挤的车里顿时又添冷言粗语。

赵六想到今天是缴水电费的最后限期，便抽空溜出店门，直奔半里外的缴费处。

“拿零钱！”王五正没好气，见是百元大钞，便一把推出。

赵六上下摸了一番，“对不起，没得。”

“去换！”

“你抽柜里不是有零钱么？”赵六瞥见王五半开的抽柜，又将单子与钱送进去。

王五抓起单子与钱往外一扔：“烦人！”

赵六气鼓鼓回到店内，劈面见座椅上立着一只空油壶。

“是哪个没长眼睛，把脏兮兮的油壶放在我椅子上？！给我拿开！”孙七动作慢了点，赵六一掌将油壶掀在地上。孙七本是想道声歉的，一见赵六的语气和动作便上了火气。一场对骂引来一帮闲汉伸长脖子看热闹……

钱二昨晚凉菜啤酒吃多了点，今天大闹肚子。傍晚时分，实在忍不住，只好去看医生。

孙七板着面孔问了两声，抓起笔便开药。

“医生，可不可以输点液，我一天没吃……”

“用不着，回去吃药！孙七面色一沉，笔尖哗哗在处方上龙飞凤舞……”

钱二抱着 100 多元的药品回到家中，心中憋气，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

当张三看到第四个烟头拽着红光往他窗下扔时，忍不住又想骂娘。

当夜，张三又没睡好，但他做了个梦，梦见钱二登门致歉，并保证不再吆五喝六闹到深夜，于是张二精神爽朗地走进办公室，笑眯眯地接过顾客的表格……

养一个足矣

“人口众多”带来的种种烦恼现代人已有切身体会。“生育非控制不可”已逐渐成为共识。就我而言，在新学年为儿子交了一大笔费用囊空如洗之后，对控制生育又有了一层更深的认识。

想当初自他妈有“喜”之后，我腰间那点散碎银子便叮叮当当往外抛。从 B 超费到红包费，从产房费到保姆费，从针药费到入托费，一年到头“吠”（费）声不断，害得我多年只敢喝散装老白干，抽低档“小南海”。

娃儿要发蒙读书了。哈，这下我可是主动送到人家菜板上！从学前班开始，课管费、校服费、加餐费、补习费、音乐教室地板胶费……先给你来个天女撒花，红红白白的单子蒙得你两眼翻白。如果你还胆敢换个班、转个学，或者学个业余爱好，请个三流家教，对不起，先将腰带再勒紧两寸，银子多备几分。

待娃儿踩着爹妈的票子，洒着自己的汗水过五关斩六将敲开了大学的高门，你捧着那艳丽的录取通知书不知是喜是忧。负重的骆驼已在沙漠中跋涉了七七四十九天，剩下这最后一程总得求个功德圆满。于是，刮金佛面细搜索，鹭鸶腿上刨精肉，能不变卖家当最好，债台高筑也行，总得让独生子挣个大学大专文凭。说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最好听，说是为了让“香火”今后好找饭碗最实际。总之，这笔“高等费用”是万万省不得的。

终于大学毕业了。可惜，多年的媳妇还未熬成婆。现在而今眼目下被求职者看好的工作岗位紧缺，求职人员众多，岂是你一晃大学文凭便让你登堂入室捧一个饭碗？少不得让爹妈继续“甘做老黄牛”，一边接着哺乳，一边四下求告。最后，娃儿总算光荣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自食其力的伟男子。可接下来又是恋爱、婚姻，当爹妈的怎能捂紧口袋，捏紧几个养老铜板扭身不管？他们很清楚，眼下恋爱含“金”量高，远不是他们当年送根红头绳、白纱巾，吃顿酸辣面、豆花饭就能“搞掂”了的。

培养一朵“祖国的花朵”实在是费尽移山心力，可以让你彻底加入贫困行列，你还敢斗胆妄想“多子多福”？

写于 1996 年

一比一百的“学费”

报戴：1996 年全国砍伐森林，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共创利税 17.7 亿元人

民币。1998年夏，国务院公布，因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人民币。

17. 7亿与1666亿，收入与支出之比约为1:100。这种买卖，对成天讲求经济效益、追求先富起来的人们来说，肯定没人愿做，否则，一定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可惜，类似的种种得不偿失买卖，一直有人做。从“超英赶美”的土法炼钢到“农业学大寨”的毁林造田，再到破坏生态、毁灭环境的竭泽而渔，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一干就是几十年。

中央焦点访谈披露，汶川地区的树都砍来卖了钱，当地人富了，盖起了小楼房，购置了汽车。谁知一场泥石流劈天而降，将半辛辛苦苦积聚的财富冲洗得干干净净。事后，一贫如洗的人们呆呆地望着—贫如洗的山坡。

为什么这么穷，是不是因为太想富？

还有，某地一群小造纸厂和炼焦厂蜂拥而上，使当地迅速脱了贫。然而，富起来的人们很快发现，其生存生态环境已惨不忍睹。鱼虾死绝，饮水有毒，自身体内怪病丛生。

为什么人们总要前赴后继干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呢？原因是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得个个都争着要将塘水放完，将鱼儿一网打尽放入自家的饭碗。

靠拼命掠夺地球资源，端祖宗的碗，吃子孙的饭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繁荣富裕算得上伟大光荣正确？

这次洪水滔天之后，我非常害怕有人又将灾害归罪于“厄尔尼诺现象”与“今年雨水偏多”（正如把当年饿死人说成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一样）。

值得庆幸的是，在1666亿财产和3004条生命被洪水席卷而去之后，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圣旨终于下达，“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呼声日盛。一向喜欢急功近利兼竭泽而渔的人们头顶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理性之光。我为这一丝姗姗来迟的理性之光三呼万岁，并衷心祝愿，在下个世纪，勤劳而智慧的中国人民，少交一点1:100的“学费”。

《红河谷》：新瓶装旧酒

电影《红河谷》中那位藏族土司的千金小姐被英国鬼子捕获之后，先是如江姐般站在高高的“红岩”上，莺音缭绕地唱了一支“红梅颂”般动人的歌曲，然后，顺手从事先“送”到她脚下的弹药中搬起一颗沉重的炮弹。小姐将炮弹高高举起，面带胜利微笑，背映青山蓝天，来了一个英雄式的亮相。

终于，小姐在做完一系列“规定动作”之后，将那颗炮弹扔了下去。炮弹恰好落在下面一大堆炮弹群中，于是引起一阵山崩地裂的大爆炸。无数万恶的侵略者得到应有的、大快人的惩罚，而我们的女英雄，虽然魂断香消，但“在烈火中永生”。

影片中，这一将美毁灭了给人看的悲剧情节，固然使人壮怀激烈兼唏嘘不已，但我却总有捧着一个新瓶子，喝了一口陈旧酒的感觉。

仿佛童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奋勇堵枪眼、邓世昌英勇撞敌舰、尤其是英雄王成，同样背映青天，同样炸个山崩地裂……

年幼的我曾经困惑：为什么美国鬼子任王成手握爆破筒顶天立地十几秒而

不敢开枪？

成年的我依然困惑：为什么英国鬼子任小姐高举炮弹巍然“亮相”而不顺手夺下？(请别误会我的“阶级立场”)

难道，我们几十年只有这一种模式来展示英雄的崇高与壮烈、敌人的凶残与懦弱？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审美在提高，我们的电影艺术，从创意、内涵、手法、细节诸方面都应有深层次的突破和提高。可惜《红河谷》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情感细节上都无真正的创新。它只不过是将《甲午海战》诸片的主题思想和“深展结构”搬到青藏高原，披上了一层“风情外衣”，是将人们品尝了多年的陈年旧酒，装入一个贴了新标签的现代酒瓶。

丑陋的牙齿

—

我仰面斜躺在牙科手术椅上，汗水津津从额头沁出。虽说我特意选了位看上去面慈心善、声音柔软悦耳的女医生，但那贼亮坚挺的钢钻呼呼一响，我仍是心惊肉跳，虚汗直流。唉，这历史悠久的“疼起来真要命”呀！

几十年前，我捂着右腮，“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走进当地一家小医院。一大胡子医生从一垒批判稿中抬起头来说：“痛得睡不着，嗯？那就拔了，拔了就睡得着了。”

“可我已经换过牙了，拔了不再长了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没关系，左边还有大牙。”大胡子心不在焉地说。

不一会，“叮当”一声，一颗完整的“不可再生资源”便滚入血迹斑斑的痰盂。更不幸的是，第二天才发现那位只顾“政治挂帅”的大胡子张冠李戴地拔错了对象。

“没关系”，大胡子说，“毛主席都说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于是，大胡子又给我来了一次“叮当。”从此，我小小年龄，口内便有了两个“职位空缺”，引得旁边的牙齿倾斜过来争夺这块“空缺”，造成了原本紧密团结的一排出现内部松动和有缝可钻的空隙，并种下了无穷祸根……

大学毕业那年，我迷上一位“如花似玉”。一天，我将她带到游泳池，表演我“孔雀开屏”的本领——高超的蝶泳。

“看着，这种泳没几个人会。”说完，我跳入水中龙腾虎跃。

突然，“轰”的一声，我一个狗啃泥撞到泳池的水槽上，两颗门牙魂断香消，沉葬池底。我满嘴鲜血地被打捞上岸，女友花容失色，美女救英雄地将我急送医院。从此，我开口一笑，便露出两颗色彩显著的“假冒伪劣”，害得我只好向古典贞德妇学习，操练“笑不露齿”的绝技。不幸，我又当了一名英语教师，不得不当着全班雪亮的眼睛狼狈地说：“注意看我发音，舌尖在两排牙齿之间……”

后来，满口牙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同我较劲，那呼呼的钢钻便上下

左右地在我口中“钻石取火”。

再后来，我一赌气采取“闭上眼睛，前面便没有悬崖”的“生存绝招”，咬牙切齿地硬挺着拒绝钢钻的热吻。

最后，当我病入膏肓地找到这位面慈心善时，病牙已面临被斩草除根的绝境。但此刻我的“资源保护”意识已牢固建立，害得女医生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算作一次科研试验。”这样，我的三颗残丑“獠牙”，成了女医生纤纤玉指下的“科研”。我正待感谢，那呼呼的钢钻又刺探进来了，我死鱼般地张着大口，无法喊天地忍受那坚硬的刺钻……

二

几十年后，2017年3月，我急匆匆闯进一家医院的口腔科。

“姓韩的医生在哪儿？！”我冲着一美女护士吼道。

“什么事？”

“什么事？没看外面抵制韩货的爱国运动吗？”

“医生姓韩，但不是韩货呀。”

“但是，这个王八蛋，他强行把韩货植入了我的体内！”

我高亢激昂的吼声引来了一群就医患者的围观。一位刚交了一大笔血汗钱，正愁眉苦脸的红鼻老汉挤上来。“怎么，兄弟，是不是又被坑了？这医院黑，收费凶——”

“不是。”我一看人越围越多，身上的血管便越来越胀。我跳上一张桌子，挥舞着手中红旗，使出当年砸烂旧世界的万丈豪情，慷慨激昂地说：“同胞们！我们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谁敢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好！”桌子下面一片亢奋。

“可是，小小的韩国居然敢部署萨德导弹犯我中华——”

“萨德不是导弹。”下面有人说。

“反正都一样。”我说。“同胞们。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大家都看到了这些天全国抵制乐天、抵制韩货的热烈场面。爱国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每一件小事做起。当年我曾参加一个公费旅游团去韩国游玩了一圈，现在我深以为耻。昨天我已经把所有的有关照片烧了，只留了一张。”

“为什么要留一张？”红鼻老汉问。

“那一张是在三八线上照的。虽然脚在韩国地盘上，但是背后就是我们用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好！”又是一片欢呼。

“可是，还有一件让我深感耻辱的东西。”

“是啥子？”众人问。

“这就是这三颗种植牙！”我把小红旗插在胸前，双手掰开嘴，让大家看我右边的种植牙。

“种植牙怎么了？”一个面带菜色的大嫂问。

“这三颗种植牙是韩国货！”我大吼一声。“两年前，就是口腔科这个姓韩的医生，他说国产的虽然便宜，但质量没保证，韩国的虽然每颗要四千多，但

品质好。在这个卖国贼的花言巧语下，我植入了三颗韩国种植牙。耻辱呀！”

“打倒汉奸卖国贼！”红鼻老汉一扫刚才缴费时的愁容，红光满面地高振臂高呼。

“把姓韩的医生揪出来！”人群乱哄哄地吼叫。

我四下一看，美女护士早已不见踪影。

“支持国产，抵制韩货！”一位戴眼镜的小生振臂高呼，四下一片呼应，场面十分热烈。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在几个保安的护驾下匆匆赶来。

“大家请安静，请安静，我是医院副院长，有话好好说。”

“你们医院强行推销韩货，罪大恶极！”菜脸大嫂说。

“我们没有强行，我们同患者都是协商，都签有协议。”

“乐天还不是签有协议，但犯我中华，我们要抵制！”眼镜小生说。

“那怎么办？”院长问。

“我目光扫过桌下这一大群支持我的爱国同胞，感动与热血齐涌。我举起手臂，以壮士断臂的豪情说：“个人的种植牙事小，爱国的情怀事大。我强烈要求医院拔掉这三颗韩货，换上国产！”

四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红鼻老汉、菜脸大嫂、眼镜小生眼里依稀闪动着晶晶的泪光。

“哎呀，种植牙的钢桩是打在骨头上的，不好换。”院长为难地说。

“什么不好换？你让他天天戴着耻辱吃饭吗？”眼镜小生“啪”的一口啐去。

“人家乐天的中国职工为爱国都辞职了。”

“人家学校的校长带领小学生宣誓要爱国不买韩货了。”

“你知不知道你们每用一颗韩国种植牙就是为敌人提供一颗攻打我们的炮弹？！”

“打倒汉奸卖国贼！”四下一阵呼喊。

在众人的包围和谴责中，院长面色惨白。“好好好，换换换。只是我们医院从没做过这种手术，为安全起见。我们派车送他去专业的口腔医院。”

四下一片欢呼，众人把我像英雄或明星一样地从桌上抬下来。簇拥着我走到大门外。

一辆救护车闪着红灯在等候。

众爱国人士向我挥手告别，菜脸大嫂竟给我一个深情的拥抱。

突然，人群里响起那壮怀激烈的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辈子卑微低贱的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岸——那是一种自我价值空前膨胀的快感。

救护车红灯闪闪警笛声声；一路上但见红旗乱舞喊砸震天。

多好的人民啊，位卑未敢忘爱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

汽车一个急刹，车门打开，几个身着制服的大汉一把将我掀下车。

我从地上爬起来，抬头一看，眼前铁门上几个大字：**XX**市精神病院。

一件灰色约束衣罩上来。

我拼命挣扎，一位制服壮汉狠狠一拳打在我的右脸上，三颗韩货应声玉碎！

我“哇”地一声，喷出满口鲜血。
血光中，我一声大叫——“抵制韩货，爱我中华！”

由巴黎圣母院大火所想到的

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又听到无数国人的叫好声，认为这是报了当年法军火烧圆明园的一箭之仇，大快人心。

类似的这种叫好声我们已经听到过多次，比如对美国“9.11”遇袭；比如对日本大海啸灾难……

至于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与一百多年前火烧圆明园有什么不同，已经有不少学者和自媒体作了透彻分析，我就不再说。我想说的是，中华数千年的文化遗存（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毁于什么时候，毁于谁之手。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长于十年文革，从小受教育，1949年之前是“黑暗的、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大都浸透了封建毒素，属于打倒、清除之列。而1949年后建立的“新中国”，是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为领导的国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口号响遍中华大地，书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和山乡。

这个由外来的“洋教”所培育、所指导的政党，这个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新社会”，天然地要与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势不两立，必然地要用暴力手段清除“旧中国”的所谓“封建毒素”。

这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焚火其实从1949年“新中国”一开始就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它一烧几十年，遍及神州每一个城镇山乡！其惊心动魄、其焚毁之绝，其惨不忍睹，实在让圆明园的火光黯然失色。

因为，它把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根烧断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当局就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地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打出的旗号是“清除封建毒素”。

比如，在川东著名的鬼城丰都，曾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寺庙，是当地民俗、文化、建筑、艺术、地理的实物记载和生动反映。可是，1950年，丰都县委书记亲自带队，把88座大小寺庙砸毁（幸亏还没砸那个现在的著名景点）。当年目睹这一“壮举”的丰都民间艺人雷雨风在几十年后说起这事还悲痛不已。

又如，在四川天全县始阳镇曾有两大庙子，一是清朝雍正改土归流后建的城隍庙，二是建于南宋的大碑石，这两座珍贵文物1951年被农会主任带人砸了。

在忠县石黄乡，曾有一座寺庙，不亚于现在梁平县著名的双桂堂，五十年代被拆毁。

至于烧书、烧字画，更是火光冲天兼绵延不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遍及

全国的土改运动中，有一个任务就是焚烧乡绅家的诗书字画。比如在川东奉节县洋沱坝，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李孟洋，他收藏有整整一幢楼（三层）的书籍，仅裱过的字画就有上万幅，其中有不少珍品。中共土改工作组的人把李孟洋整死后说，要彻底粉碎封建毒素，还要烧光他收藏的反动书画。于是，工作组派人天天去背书焚烧。这一把火整整烧了五个多月，仅焚烧后纸灰都挑有几百挑（挑去肥田了）。又如，忠县花桥乡沈举人家几代人的藏书全部被焚……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打砸焚烧，到文化大革命燃起的“破四旧”燎原烈火，中华大地上，有多少珍贵文物被毁？

原川东彭水县的千年古镇郁山，曾有九宫十八庙等五十多个大小寺庙和著名古迹，1949年后被毁得一个不剩！其中包括那著名的唐代天元寺（这座挺立了一千多年的寺院是三十多年前才被毁。）

我的出身地重庆市南岸区有一座沿山而建的著名寺院老君洞，它始建于三国时期，正式创建于隋末唐初，历时 1300 多年，是重庆主城区最大最主要的宫观。寺内有许多珍贵而精美的雕像和雕刻，但是，文革的焚火毁灭了这座著名寺院。老君洞的所有神像及沿山壁而上的摩岩浮雕人物全部被毁，1000 余册经书与字画、衣冠等文物被焚烧，70000 余平方建筑被拆毁，四尊极其珍贵的唐代铸紫金铜钟神像被当作废品处理了。（这四尊唐代珍品是抗战时期为防日机轰炸转移到南岸的，它们没毁于日机轰炸，毁于文革焚火。）

在甘肃环县的兴隆山，沿山而上（直抵 1774 米的主峰）曾有建于明清两朝的 72 座寺庙。在地理如此偏荒的地方，1967 年秋，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不畏路途艰辛（那时还没有公路），爬山涉水来到这儿，以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激情，将 72 座寺庙彻底摧毁！我曾站立在兴隆山最高处那残存的“天门”寺庙外，眺望四方杳无人踪的寂静沟壑，心想，历朝历代的战火，都很难烧到这地老天荒的地方，但一场“砸烂旧世界，清除‘旧文化’”的革命烈火，烧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偏远山乡，也焚毁了这 72 座从明清传下的文化遗产。

贵州安顺在文革时将中国古老的地戏面具强行收缴，在“清除封建文化”的口号下，两万多个面具（其中有不少传了几百年的珍品）被集中焚烧。那三天三夜，烈焰熊熊，浓烟滚滚，焚烧的灰烬遮天蔽日。

1966 年 8 月 27 日上午，洛阳市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响应党中央“清除封建余毒”的“战斗号令”，着手准备彻底砸毁著名的龙门石窟。如果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晚一步赶到，中国将从那一天起不再拥有这个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公元 68 年）。白马寺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多项“之最”。如：最早传入中国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白马寺译出；白马寺的齐云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舍利塔……白马寺内曾存有大量千年稀世珍宝，到民国时期，这些珍品依旧保存完好，如辽代泥塑、元代夹纆干漆造像，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

公元 1949 年到来了，一切宗教活动均停止，白马寺香火沉寂。

公元 1966 年到来了，挺立了两千年的中华第一古刹遇到了它的灭顶之灾！

那一年的 8 月 27 日早上，白马寺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数百人，操着锄头、铁锹等闯入寺庙，声称遵照上级指示“破四旧”。霎那间，包括有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稀世珍宝玉马在内的所有佛像、经卷、文物都被毁灭。二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镇寺之宝——《贝叶经》同样被付之一炬。被焚毁的经

书残灰、残卷有一米多高，直径五、六米……据《洛阳市志·文物志》、《洛阳市志·白马寺志》中记载，共计焚毁白马寺藏经 55884 卷，砸毁元、明、清历代佛像 91 尊，包括来自印度的一尊白玉佛，缅甸赠送的珍贵贝叶经也被投入大火，化成灰烬。

山西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曾是晋商中最大的茶庄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茶庄大院里有一幅巨大的青石浮雕，它既有中华传统的文化气息（如大禹神兽、罗汉菩萨、琴棋书画、鹿鹤松柏、施衣舍饭等石雕和图案），又体现了西方文化艺术特色（如四方门柱、高高在上的雄狮、院内支撑窗台的石雕吉祥鸟等）。当年，大院曾被日寇占据，但他们未毁坏石雕和房屋。几十年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破除旧文化”号召的红卫兵们手举铁锤杀来了。他们首先冲那典雅的大青石浮雕门下手。

叮叮当当，碎石乱飞。终于，这一精美的艺术品被毁坏了。

（我曾站在那残破的雕像前心生困惑：这些祖先留下的文化和艺术之美，当初怎么就没有令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生出一丝不忍与爱惜呢？一个政党、一种学说，要把一个人的大脑洗成什么模样、把心灵毒害到何种程度，才能让他如此疯狂——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千年艺术瑰宝巴米扬大佛。）

另外，1949 年之前，中国乡村可以见到不少精美的庄园。这些庄园，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儒家文化、传统民俗等于一身，再与四周的自然环境巧妙融合，构成“天人合一”的宁静与优雅。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那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1949 年，一只巨掌劈天而降，打断了千百年来的那种和谐，那种“一脉相承”。房子分了、家俱搬了、艺术毁了、书籍烧了……土改未毁的，大炼钢铁毁了；大炼钢铁未毁的，“文革”毁了；“文革”未毁的，“经济开发”毁了。这些精美的庄园，终于玉殒香消灰飞烟灭。例如，始建于明洪武四年、占地 200 多亩的四川隆昌县云顶寨古城堡（寨内原有 54 座庄园）被毁得面目全非；涪陵青羊镇陈氏十大庄园只剩下最后半个（即现在想开发旅游的陈万宝庄园）；云阳县凤鸣镇彭氏家族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建造的彭家座堂（住宅大院），占地 2000 多平方米、拥有 15 个天井、三道豪门、无数艺术雕刻，土改之后座堂被毁（现在想开发旅游，但已经无法修复），如今，仅有一道侧门还比较完整地立在天地间。

……

说到这儿，大家明白，这种从 1949 年就开始的全国范围“清除旧社会封建毒素”就是毁灭中国文化！

（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全部来自于我的实地走访了解，而这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还有，有人曾将文革时中国被毁的著名文物、古迹和被焚烧的珍贵字画列了两张长长的表，把这两张表细细读下来，你便会发现，圆明园的焚火，实在只是微弱的星星火光。

为什么极少见到有人对真正彻底毁灭中国文化的事件和元凶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那些动辄义愤填膺怒斥美帝、抵制日本的爱国斗士们为何在这方面总是缺席？

我想，一是他们不知道。比如，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中共精心打造的教科书，虽然现在资讯相对发达，信息多元，但他们被死死锁在分数和考试的铁链上。于是，普遍出现了“党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就知道了什么，党不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什么”的现象。同样，多年的洗脑教育，当局也成功达到了“党要他们仇恨什么他们就仇恨什么”的目的。（为什么有源源不断的“小粉红”，因为我们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机制。）

二是他们不敢。就算有人了解了“毁中华文化者，中共也”的事实，他们也不敢说，而痛骂英法联军烧圆明园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还可以站在爱国的道义高峰，展示自己的凛然正气。

那些为火烧巴黎圣母院欢呼的人是因为心痛自家圆明园的文化艺术被毁灭吗？那么，他们心痛过被中共、被红卫兵所毁灭的文化和艺术吗？从他们看到巴黎圣母院这人类文明的瑰宝被损毁没有一点心痛，只有一种复仇的快感，我感到，这些拍手称快的“爱国者”们，心中装的是仇恨而不是文明，是愚昧而不是理性和爱。

如此，某天又一位“英明领袖”和“伟大政党”让“1966年”死灰复燃，又用一腔神圣的高调发出一阵邪恶的咒语，他们是不是又要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应声而起，疯狂扑向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

在尸骨血色中绘出桃花的艳红

有人愤感于我“心理阴暗，看不到光明的东西”，因此发来一篇在网上流传的文字，让我拜读学习，以纠正阴暗，面向光明。

下面是这篇充满了“正能量”的部分文字：

“当前国内的情况，如果放在欧洲国家，它们早就崩溃了。像国内这样又是封城，又是全民居家隔离，在国外根本做不到，不出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但看我们现在，水不停、电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资供应不停，上亿人在居家隔离，病了有人管，社会秩序不乱，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有条不紊的应对，这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可以说，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如此，美国也不行。看看抖音，看看朋友圈，有多少段子逗得你肚子笑痛，有多少事迹让你热血沸腾，满满的乐观向前，满满的正能量，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我不知道这段“满满正能量”的光明文字出自何方圣贤，是党姓媒体、爱国粉红还是文人学者？不过，以我在天朝几十年的大量耳闻目睹，知道上述三方都会是它的来源。

出于我“阴暗的心理”，我想向“光明的正能量”问一声：

把发现病毒，警示世人的医生抓来训诫，认罪封口，导致瘟疫大爆发，“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在和平年代，在风调雨顺的岁月，让四千多万民众活活饿死，“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强迫数百万人提意见，然后一网打尽，押赴劳改 22 年。“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把几千万人的土地、房屋、财产一夜间全部收缴，劫财后再杀人，并迫害他们的子子孙孙几十年，“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把原本是抵御外敌的几十万国防军开进都市，用坦克机枪对手无寸铁的上百万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把上亿提倡“真善忍”的群体一夜间打成“邪教”，施以残酷迫害，“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

只要对“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有一些常识性的了解，就不难发现，我们出现的这些大灾大难，用“正能量”文字中的话说：“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

多年来，我都很佩服我们的姓党媒体，爱国粉红和文人学者，他们总能在我们的大灾大难中找出（甚至编造出）一堆所谓的“正能量”，然后把它拿来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大灾大难的西方民主社会相比，凭空假设他们出现了这种灾难会怎样，从而达到一种海市蜃楼的意淫快感。仿佛一个满头癞疮对着肤发健全的人，发出“满满乐观”的大叫：“你如果生了癞疮，头一定没我的好看。”

读现代史，发现发生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上千万民众的国家全是独裁专制国家（如前苏联、北朝鲜和我们天朝）。不过，在饿死前会冲着西方民主国家大叫：“如果你们发生这样的大饥荒，一定比我们更惨，死得比我们更多”的，只有我们天朝。

从一片血光之中，绘出满山桃花艳红，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多年前，鲁迅曾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多年后，这一国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党媒宣传、愚民欢呼、专家论证，三位一体，齐心协力，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推向极致！

例子实在太多了。

以“5.12 汶川大地震”为例，面对如此惨烈的生命消亡，我看到我们领导和媒体的“满满正能量”：“党的坚强领导”、“大灾有大爱”、“多难兴邦”……

最精彩的是那位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他竟然在近万名惨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尸骨上发现了“幸福”。因为有“主席唤，总理呼”，因为有“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所以他认为，这些冤死的学生们“纵做鬼，也幸福。”

世上所有哺乳动物（且不说鸟类），在遭受痛苦遇到危险面对死亡时，发出的声音一定是尖嚎、悲切、凄惨。可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这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在面对这生死存亡的大疫大灾时，在目睹同胞泪水病亡尸

骨时，竟然可以发出夜莺美妙的歌声，写出“满满的乐观向前”，“逗得你肚子笑痛”——这，“除了我们，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做到！”

人心要冷血麻木到何种程度、民众的脑子要被洗到什么境界、专家学者们要堕落到哪层地狱，才能达到这种低等哺乳动物们难以理喻的高度？

当然，我们看到，李文亮医生之死，激起了几乎全民的愤怒。一夜间，仿佛民众突然觉醒了，要求言论自由成为了全民的共识。

不！

不需要等到泪揩血消，就在瘟疫横行的当下，大量“正能量”的赞颂和“岁月静好”的吟唱，就在网上街头上演。例如，广州街头，一群大妈大姐，一边手舞足蹈欢声笑语，一边情深意切地声声呼喊：“相信政府”！

更有“一尊”，那怕捂口掩鼻半露面，“清空”的街头匆匆而过，举手无语间就激起一片欢呼和点赞。

在中国，要民众奋身追求民主自由太难了，要争先恐后赞美政府和“一尊”太容易了。统治者尽管作恶多端，但只要挤出一分“亲民”笑容，你看，马上就会有铺天盖地的点赞和欢呼。其热烈蜂拥，其争先恐后，就像他们当初站在官方立场，几十万地点赞警察训诫李文亮造谣。

周孝正先生曾说了三个“千万不可低估”，后两个是：“千万不可低估了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了学者的堕落程度。”

这，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

这场惨烈的大瘟疫，真的会让亿万民众惊醒反思？

那张荒唐的训诫书，真的能促成为言论自由抗争？

那一个接一个的苦难和灾难，能让中华民族“多难兴邦”？

也许？

也许，下一场、下下一场大灾难，正排着长长的队列，迎候这个死不长进的、擅长在血色中描绘桃花艳红的“正能量”！

专制政体，集中力量干大（坏）事？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建了一座专门医院——火神山医院。这座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的医院在短短 9 天就建成交付使用，这引来一片惊赞声：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官媒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歌颂制度的好题材，民众们也更加相信我们的制度优势，更有不少专家学者，从理论上论证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妙体制。比如，一位经济学教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一文中写道：“集中力量办

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我们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的不二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强大动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位博士生导师还举了不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例，如：港珠澳大桥、三峡水利枢纽、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等等（至于这些“大事”中有多少是祸国殃民姑且不论）。最后，这位教授兼副院长的专家强调说：“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得人民的拥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来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

这些年，看多了官媒和专家们这类对“制度优势”的吹捧，听多了民众对这种吹捧的认同，我已经麻木不仁，从没想到要为此写点文字。

可是，新型冠状病毒牵动了我的心，对火神山医院这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的赞美让我实在难以麻木。而且，到美国后，也听到不少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华人（其中不乏知识文化人），与国内的官媒、民众、学者遥相呼应，声声赞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裁优势。他们还举出不少实例，如某某州一条公路十多年了都没修好；某某市一座建筑拖拖拉拉了建十年。如果是在中国——

那位教授说，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忍不住想说：如果这个制度发挥他的“优势”，集中力量办了坏事呢？不知他是否研究或者关注过：历史一再证明，这个制度集中力量办了不少坏事。

1950 年底，中共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工作组奔赴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农村，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千年的土地制度被彻底改变，几百万地主乡绅人头落地……这个“集中力量”办的是什么事？

1957 年，“定于一尊”的毛泽东一声令下，几百万知识分子一夜间成为“坏人”，走上了 22 年劳改之路甚至不归之路。这种“大事”在什么制度下才能办成？

1958 年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彩典范。

这一年的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称“北戴河会议”）。在短短的十四天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口气推出了对国家和民众影响巨大、后果惨烈的 37 个决议！

其中有：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人多是好事”的鼓励多生的决议；

其中有：不必按宪法办事，而按中共中央文件办事的指示（中国因此成了长期没有刑法和诉讼法的东方大国）；

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

……

会议提出：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

会议估计：两年能超过英国，（原先的口号是15年）；

会议《决议》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

十多天内集中力量推出的37个决议，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大地上立即推行，迅猛展开。以钢产量为例，中共决定：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达到1070万吨。

这时，已经是1958年的下半年，距年底只有四个月了。这个时候来定出当年的指标本身就很荒唐，况且，如何能在短短几个月内让产量增加一倍？

但是，我们有“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于是，一声令下，全民炼钢，亿万农民不得不放弃秋收（大量粮食因此烂在田地里），上山砍树，按中共指示架土高炉炼钢。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几千万冤死饿殍，层层叠叠祭献在“制度优势”的共产主义试验台上。

1966年，“定于一尊”又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学校停课（长达两年），参加他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这场“革命”就把中华几千年的文物和古迹彻底毁灭。请问，古今中外，有那一个制度具有这种“优势”，可以瞬间集中力量办成这种“大事”？

2017年，北京政府一声令下，驱赶“低端人口”。我们的制度又一次发挥它“巨大的优势”，集中力量，在短短十多天里，成功地把几十万百姓驱赶到冰天雪地里。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制度具有这般“优势”？

……

专制政体和“定于一尊”的确有一个民主政体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不需要拖拖拉拉的民主商议和反反复复的科学论证，尤其不必瞻前顾后考虑选民的意愿。他想干任何事，一声令下，山呼海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力量集中，效果惊人，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办成“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至于人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建设速度（如那位教授赞赏的高速公路网、三峡水利枢纽等），我想说的是，人们想过这种速度、这种力量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吗？民主制度敢强拆民房吗？敢强迫移民百万吗？敢不顾工人死活强令他们日夜劳作赶进度吗？

在世界上现行的几种政体中，独裁专制是最坏的政体，它固然能一呼百应地干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干坏事。这种坏事，可以让千万个人头落地（如土改和文革），可以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如大跃进和文革）。

最后，我想向那些借火神山医院大赞“制度优势”的媒体、专家、民众们问一声：武汉冠状病毒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大爆发，祸及全国殃及全球，其中有没有制度的原因？如果有，是什么制度使然？优势制度还是王八制度？

可怕的高校学生“信息员”

前几天，我的朋友、同道，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因为学生告密，“轰”地一声，人仰马翻，一跟斗从他站了33年的讲台上栽下来。他的这个结局，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唐云老师一直在讲台上苦苦坚守良知，坚持说真话，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当下，他的苦苦坚守就显得越来越刺眼，当局必欲清除而后快。一年半前，我一跟斗从站了22年的讲台上栽下来后，他专门为我设宴“压惊”，一年多后，轮到他了。我在同他通话中得知，这是校方培养和安排的学生告密者的“杰作”。虽然我知道板子不能只打在学生告密者身上，但我一想到那充当了“打手”的学生，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下面的文字选自我的“抽屉书稿”——《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

看到“信息员”这几个字，人们也许会想到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人员，英语可以译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学里，这个“信息员”却让人“望而生畏”！

让人“生畏”的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信息员”埋伏在众多学生之中，“望”而不见。

我曾经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书记交谈，他告诉我，有关部门（公安或国安）专门到学校来，从学生中挑选“信息员”，标准当然首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上进”的学生。他说，他们把选定的学生“信息员”单独带到校外面谈，谈话内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员”一旦确定之后，就与有关人士单线联系，别说同学们不知他的身份，连辅导员都不清楚。这位“信息员”的任务，就像是埋伏在敌区的“地下工作者”，专门收集老师（甚至还有同学）课内课外的言行，然后向单线联系的“上级”汇报。

话说到这里，我们便清楚了，这种“信息员”是什么角色。

这种“望而不见”的“信息员”的第二个让人“生畏”之处，是他的汇报可以像一颗埋藏的地雷，“轰”地一声把教师从讲台上炸得人仰马翻。“轻伤”是被有关领导找去诫勉谈话，或者行政处分；“重伤”是调离教师岗位或者开除出校。甚至，公安机关大驾光临，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几年前，一位在一所学校当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院一位教师因在课堂上讲“8964”学生运动被“地下工作者”汇报，该教师先是被派出所带走，然后被学校开除。

随着“时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员”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与专制制度紧密相连的，其程度也与之成正比，独裁专制越是威烈的国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之后，思想言论控制日新月异，直攀毛泽东专制独裁高峰。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员”制度发展也日新月异。现在，“信息员”换了一个马甲，打着“完善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等“教学”招牌，作为一种“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

在网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2015年发布）；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实施办法》（2014年发布）；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聘任2018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通知》（2018发布）等等。

这些年，我在对中共发动的一些运动作了调查采访之后发现，中共的任何邪恶行径都会竖起一杆冠冕堂皇的大旗，如土改运动杀地主抢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反右运动整知识分子是为了“铲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搞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眼下，为严密监控教师，控制言论，又打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交流和处理”、“为加强对本科课堂教学过程的管理和监控，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保障教学”的招牌。就连告密，也可以“正确”得无懈可击，因为那是“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职责》第三条）

于是，在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学校又涌现了公开的“学生信息员”，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汇报。

中国高校的教师无路可逃了，头顶上，是监控录像辛勤的记录，讲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学生信息员”雪亮的眼睛。

很快，效果出来了：中国高校教师接二连三被炸得人仰马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就是积极实施《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那所大学）的副教授翟橘红，在讲授“政府结构与功能”时，被学生信息员告密，翟橘红被校方“记过处分、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岗位，并建议取消其教师资格。”罪名是“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和“妄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在上课时，看到学生在玩手机，于是她说：“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她的话被学生告密（而且断章取义），于是许传青被行政处分。

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被学生举报有“偏激言论”，遭校方解聘。

现在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了，罪名之一是有学生举报他讽刺“伟大领袖”的名言“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有时望着课堂上我的学生，目光扫过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心想，他们中有没有中共发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谁呢？

倘若必须在教室的摄像机和学生中的“信息员”（监控与告密）两者中选择，我情愿选前者，因为一是摄像机还“客观公正”，不会像汇报许传青教授的“信息员”那样“断章取义”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摄像机不存在有“败坏一个人的灵魂”的问题。

说到这儿，心中波涛起伏：全国2879所高校，会有多少学生被培养成告密者？全国几千万的大学生，在课堂上最后一点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被剿杀后，在最后几个坚持说真话的教师被清除后，会被培养成什么“人才”？

当课堂上只剩下一个声音——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以下的文章，不能算杂文，也许算是“随笔”、评论吧。

我只有“亮头”

——我的表态

眼下，又一波箝制言论、打压异己的“亮剑”行动正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许志永、王功权等追求自由宪政人士和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大 V 纷纷中箭落马。

当局手握强大的国家机器，站在巍然的权力高峰，威风凛凛兼杀气腾腾地“君临”脚下的芸芸众生和几个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

“对……我们要敢于亮剑！”

“对……我们要露头就打！”

他们是何等的自信！

他们是何等的有力！

想来也如此。

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对只有一点思想和语言力量的知识分子，手握庞大军警和司法衙门“家产”的中国共产党，牛刀杀鸡，巍然“亮剑”，毫无顾忌。

只是，如果你亮的是法希斯暴虐之剑、打的是民族良心之头，如果你的全部力量都来自手中那把滴血的剑，如果你治国的良策、维稳的高招就是用“剑”和“打”让人民在恐惧中静如寒蝉，那么，你的自信和力量又有什么值得骄傲？

我在《长寿湖》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共产党这50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这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我努力克服了共产党根植在我骨血中的恐惧，讲了我调查的1951年川东土改真相。演讲的部分内容经《开放》杂志报道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用党的话来说，就是给境外反华势力提供了炮弹。前天，我任教的学校领导找我谈了话，态度还是很友善。但由于我长期生活在恐惧中，加上对当局的手法十分了解，因此，汝虽打草，吾已蛇惊。我知道我惹了祸，给当局的“维稳”添了乱——那可是花了天价银子才换来的。

2002年7月我因采写川东长寿湖幸存右派被当局抓捕过一次，是“有前科”的人。这次，（2013年7月），又因讲川东土改（历史罪恶）而给当局添乱。不管怎样辩解，我都洗不脱“屡教不改，一贯反动”的罪名。

不巧的是，又正巧遇上当局风头正烈的“亮剑”和“露头就打”。

看党媒杀气腾腾，听街头警笛声声……

不知会不会又一次失去自由，于是，想乘现在还有自由时，写下几句“遗言”，算是一个表态或者说声明吧：

当年写长寿湖，现在讲土改史，我不后悔。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从不清楚选票的颜色，只饱览了恐怖的

血腥。

“新中国”64年过去了，我们苦苦等来的仍然是恐怖的“亮剑”和“露头就打”。于是我知道，我们渴盼的东西是等不来了。

可是，我实在不愿再把头像乌龟一样缩进肚子，于是，我只好对“亮剑”说——

——我只有“亮头”了。

2013年9月20日于重庆

《矿工》，浸满血红的黑色真实

初次见到杨建国先生的巨幅油画《矿工》，是2017年8月在他的画室里，由于《矿工》高达2米，长达60多米，因此无法统观全景，只能一幅一幅地搬出来观看。就这样，也未能看完。当时，觉得画面的内容、色调让人郁闷、压抑。我没有矿工生活的体验，也没有读过描写矿工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好象也没有这样的作品）。至于反映煤矿工人的画倒是见过不少，但记忆中，绝大多数都是充满了“正能量”、染上了党媒“光鲜色彩”的“宣传画”。像《矿工》这样以“墨黑”的真实反映当年煤矿工人劳作的巨幅油画，可能只此一家。

我既然没有矿工生活经历，怎么能说《矿工》真实呢？

画家杨建国本人就是矿工出身，他曾经在矿区生活了23年，在矿井里摸爬滚打了5年，不仅有大量的亲眼目睹，还有自身在井下九死一生的悲痛经历。他成为一位画家和大学教授之后，在平静安宁的日子里，并没有忘记往日井下的岁月。那阴暗的矿井、那艰辛的劳作、那佝偻的身躯、那垮塌的岩石、那寡妇的悲嚎、那血染的煤块……。几十年过去了，杨建国虽然早已远离了那悲苦阴暗的矿井，在大学明亮的校园里过着“色彩缤纷”的生活，但是，那悲苦阴暗的黑影，尤其是那些夭折的悲苦生命，一直梦魇般地萦绕在他心头。

他朋友陈小文的父亲死在井下，而陈小文本人也被垮塌的岩石砸瘫。记者龙灿写道：

1976年，在一股极左的思想笼罩下，领导不顾矿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煤炭的开采量要翻一番”的口号。于是，矿工一天一个班的工作量，改成了两天三个班。“一个班上完了，躺下睡两三个小时，又要下井十几个小时。”

遇到重大节庆及领导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还要增加工作量来献礼。那时，下井的矿工都是4点起床吃饭开晨会，5点换衣服准备下井干活。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很多人身体吃不消，都是边走边睡。

那天，陈小文在里面采煤，刚挖半小时，就听见“轰”的一声，接着又听见有人惨叫。“不好了，听声音，好像陈小文糟了。”外面的人冲了进去，只见石头压在陈小文身上。

“正好压在腰的位置，看样子脊柱压断了。大家将他抬到救护车上。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陈小文被抬上车之前一直对大家说：‘再

见了，再见了，从此再也不挖煤了！”

陈小文最终没能活下来。

此外，杨建国死在井下的同事有邸茂林，神经失常的有陈元营、自杀的有陈援朝……杨建国说，那时，几万人的矿区有“两多”：工伤残疾人多，疯子多。



自身难忘的经历，尤其是对悲苦矿工的悲悯之心和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杨建国无法在安宁的日子里得到安宁，他决心要用手中的画笔，为那一段岁月立一个碑。他说：“我欠他们的，更要对得起那时的自己，所以我要用画为他们立碑。”

为此，他不惜辞去了西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领导职务，回家闭门作画。

酝酿20年，闭门创作4年，18块画板，每块长3.6米，高2.1米，总长64.8米，近120个人物……《矿工》，带着一段血痕泪光的往日历史，沉甸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杜鹃啼血的血肉之作，这种悲苦岁月的生命体验，每一个笔画，每一抹油彩，都浸润着惊心动魄的真实！

我们的社会，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大浪淘金”，真实，成了极其稀缺的珍品。谎言和虚假，不仅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色调，而且高居庙堂圣殿，威烈浩荡统辖四方。我们的无数艺术作品，不是拼命歌功颂德，便是极力编造浮夸，从小说《艳阳天》到泥塑《收租院》；从歌剧《东方红》到巨片《厉害国》……。甚至，丧事喜办，在红肿之处绘出桃花的艳红；甚至，颠倒黑白，把水深火热的挣扎描写为“生活在XXX时代最幸福”。我记得，在三年大饥荒饿殍千里的年代，我们的画家们就绘出了大量人民公社里红光满面的幸福农民。

《矿工》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用独到的艺术之笔，真实地反映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煤矿工人的真实状况。瘦骨嶙峋的身躯、愁苦悲郁的眼神、“煤黑”阴沉的面容、阴暗低矮的矿井中牛马般的劳作、漏水落石的恐惧里生死难料的

惊恐……。整个画面的阴沉、凝重、压抑、悲苦，正是当年煤矿工人的真实写照。

在一幅大块落石利斧般砸下的画面上，几个模糊的人影，正抬起一个遇难的同伴，他们“消隐”在一片红黄交织的光影里，看不清面容，头顶上，是一大片浓浓的深沉的血红。黑色堕落的石头、光影中悲苦的身影、头顶上浓郁的血色，给人一种旦丁笔下地狱的景象。



画中有两个人物的眼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一老一少两个矿工的眼神。在他们前面，支撑井顶的横木突然断裂，石块开始砸下，那巨大的石层正以泰山压顶之势，随时要毁灭井下的一切。巨石下，窄小的空间里，是几个恐惧而绝望的矿工。那一老一少正抬起眼，向上面望去。我难以描述那种眼神，它使我想起 5.12 地震时我在北川中学采访时得知的一个情景：一块预制板吊起后，发现下面所有遇难学生的头都朝着一个方向，他们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一个地方——那块预制板上的一个洞。在黑暗的死亡、死亡的黑暗中，那个洞透出光亮，昭示着生的希望。生死关头，抬眼望着那希望的洞，眼中，会透出怎样的神色！画家杨建国，如果没有经历矿井中九死一生的体验，怎么能画出那种眼神？

这不是靠技艺能达到的。记得以前我给学生讲“三晋文化”时，讲到当年悲壮的“走西口”，并且放给学生听那首著名的歌曲《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水流……”词曲凄凉悲切，非常感人，把一个女人生离死别的悲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可是，歌曲由一个当下走红的歌星来演唱，我听来听去，除了觉得曲调感人，她的演唱却无法动人。她是用嗓子（技艺）在唱，而不是用心（情感）。她无法用心。一个浸润在现代都市灯红酒绿里的富贵、一个从不缺少粉丝和男人的歌星，怎么能体会当年山村里，一个女人送别甚至永别情人或丈夫时的悲情。

我又想起那曾风靡全国的歌《纤夫的爱》。两位歌星，男欢女唱，柔情似水，爱意如蜜，“纤绳”荡悠，笑容满面……

我生长在长江边，小时，天天看见江上的纤夫。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

一群纤夫匍匐在礁石上，全身肌肉绷得像石雕，喉咙深处，发出“吆嘿”“哟嗨”的呐喊。纤绳在礁石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石头上磨出一道一道的槽印。吃紧时，纤夫们面部曲扭，身如弯弓，寸步难移。每当看到纤夫们死活不肯放弃时，我总感到一种悲伤、沉重和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那纤绳联结的，是他们自身和妻儿老小的生活和生存。记得有一次，船毁之后，纤夫们赤身裸体一动不动坐在石头上，眼眸中，是令人不忍卒读的绝望。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这是艺术家们给我们呈现的一幅柔媚温软的画面。

也许有人说，那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作品”，不必认真。可是，我们眼下有太多这种虚假的“艺术作品”，而极少像《矿工》这样真实的血肉文本！

现在，木船、纤夫已悄然逝去了，在高峡平湖水波荡漾的柔美里，再看不见我们前辈祖先在峡谷中险滩上留给我们的血汗刻痕。纤夫，是什么呢？看不见纤痕的子孙后代以为，那是一段浪漫的恋情：“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

同样，现在，杨建国笔下的嘉阳煤矿也已经成为历史，并且已经被开发为一个观光旅游的景区。不了解当年矿工真实生活的游客们会不会认为，矿工，就像那些党媒党宣们留下的“艺术作品”：高大、雄壮、豪情满怀、国家的主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知道的，是看见前来观光的红男绿女，身着矿工服饰，支着十字铁镐，摆着种种姿式，冲着镜头，笑容满面。

《矿工》大画在结尾时的那一片朦胧的血红，和一群消隐在血红中的悲苦面孔，很让我感动。从无声的画面中，仿佛传出了一阵阵低沉、压抑而又悲壮的吼叫。这种无声的吼叫显然蕴含着无限深广和丰富的内涵，我很难用文字来描述（其实，面对这幅巨作，所有试图解读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觉得它深深触动我内心，让我有想流泪的感觉。

由此，我产生了对画家深深的敬意。因为，有真实生活体验的作家、艺术家不少，对社会有独立见解和批判意识的作家、艺术家也不少，但是，敢于将自己的所见、所思通过艺术真实地“写实”和“表现”出来的作家、艺术家太少！在一个到处是红线、到处是禁区、甚至到处是雷区的创作园地里，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的真相是需要勇气、良知和悲悯之心的。杨建国先生放弃了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的职位，放弃了追逐名利的“阳光大道”，听从内心的召唤，闭门四年，为逝去的亡灵立碑，为悲苦的岁月存照，在眼下的中国，这样的艺术家，最值得我们敬重。

《矿工》大画结束了，在一片血红的光影中，一车车染着矿工血泪的黑煤，从令人窒息的矿井里源源运出。它的前面，是一长串凝固在幽暗矿灯下的历史真实；它的后面，是一大群消隐在血红光影中的悲苦面孔……

一颗永远闪亮的星

——读依娃《我的高耀洁妈妈》



两年前，2018年9月，依娃告诉我，高妈妈前不久住院抢救，大病初愈，希望我能去看看她。

早在国内时，就了解了高耀洁医生的感人事迹，在这个犬儒弥漫、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时代里，高耀洁医生真是如一颗孤独的明星，闪耀在黑沉沉的天庭。

能去看望这位伟大的女性，是我的渴望，也是我的荣幸。我于是从洛杉矶出发，赶赴纽约。

10月16日，依娃带领我和小丁来到了高妈妈的小屋。高妈妈躺在床上，吸着氧。我望着床上虚弱无力的老人，突然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眼前这个虚

弱苍老的身躯里，蕴含着一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她迈着那双曾缠裹过的小脚，在古稀之年奔走在那片苦难的、沾满了血污的大地上。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行程：一路上，苦难加苦难、泪水加泪水。那个抱着上吊妈妈的脚，一声声叫着“下来”、“下来”的男童悲啼，成为她心中永恒的悲与痛。十多年里，她负重独行，心灵，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悲剧的折磨；精神，受到一次又一次当局的打压……

依娃在《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一文中写道：“年轻时候的她，听说一位产妇难产面临危险，她连夜骑上毛驴到农村抢救下了这位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如今已经不能走路的她要以老病之身乘车去看望患病的老朋友。‘我是医生，一看到病人，我的腿就迈不开了，就想治好他。’”

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心中的情感仿佛已经不是“感动”一词能够描述。眼前这个虚弱身躯里为什么储藏着那么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原因是：她心中充盈着巨大的爱和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悲悯！

高妈妈看到依娃，非常高兴，白发微颤，慈祥满面，那神情像是母亲见到久别归来的爱女。依娃伏下身，握住高妈妈的手，脸贴近她的头，双目含笑，满面幸福。这一对不是母女，胜似母女的相逢情景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依娃在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她与高妈妈的情感描写，比如她在《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一文中写道：“我上前拥抱住我的高妈妈，她也抱住我。人们常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我和高妈妈不是娘俩，感情比娘俩还要好。”“感谢上帝的美意！让我和高耀洁妈妈这位年纪相差将四十岁的人相识交往……她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精神、渊博的学识、待人的真诚和宽厚更是成为了我今生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楷模。我对这位老人已经有了深深的爱和感情，她已经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每次离开高耀洁妈妈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在屋里拥抱过她，出了门再拥抱……原来世界上并非只有男女之间的爱情能让人品尝甜蜜和美好。”（《我的高耀洁妈妈》）

我站在高妈妈的卧床前，望着这一对幸福的“母女”，不禁想到：高妈妈是不幸的，在耄耋之年孤身流亡异域他乡；高妈妈又是幸运的，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一个理解她、尊敬她、照顾她、待她如亲母的爱女——依娃女士。

说到高耀洁医生在82岁高龄被迫流亡，心中又涌起另一种强烈的情感——悲愤！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当局可以肆意制造种种灾难，却不准任何人去揭露灾难；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当局可以肆意编造弥天谎言，却不准任何人去调查真相！依娃在文中写道：“她对我说：‘是我无意中遇到那个艾滋病人，才知道灾难那么大，我是被逼的。’一路走来，同行人的被开除

工职，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泄露国家机密’被关监狱。高妈妈说：‘如果不是有些名望，早进监狱了。’”

朱学勤先生说：“960 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

在站在高妈妈床前之前的大半年，我也流亡到美国，当时，居住的陋室没有网络，我便天天到一个公共图书馆上网阅读。一天，突然读到一篇关于高耀洁医生流亡美国后的文章，文章说，高医生不得不在 82 岁高龄时孤身流亡海外。离开故土后，她说：“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永远记得，这句话让我浑身一震，一股压抑的悲情排山倒海涌上心头，刹那间，双眼泪水迷蒙——这是我到美国后短短十余天的第二次泪水。（第一次，是为送别我的母亲，她与高妈妈同年。）

同高耀洁医生一样，我也是被迫流亡异国他乡。高医生是因为揭露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黑幕，受到当局的打压；我是因为调查中共土改运动的真相，受到中共的迫害。

正因为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出走，因此，对那生活了数十年的故土，我们有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情感；正因为曾多年在那片土地上奔走采访，因此，对那故土上的苦难和遭受不幸的同胞，我们更有一种刻骨铭心和魂牵梦萦的感怀；正因为对那片生养了我们的故土有无限的热爱，因此热切渴望为她付出我们有限的生命时光。

依娃在《我的高耀洁妈妈》一文中写道：“‘我想回郑州！’郑州是高耀洁妈妈的家，是她生活工作过五、六十年的地方。孤独的时候，忧伤的时候，她会突然这么说。”

相同的遭遇和相同的经历，使我对“我想回郑州！”感受极其深沉。高耀洁医生是一个怀揣着大爱的斗士，也是一个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英雄。2015年，她得知，四川凉山因艾滋病死亡，天天埋人，根本没有人去管。当时她已经88岁，她说：“我现在身体不行，如果身体行，我就去四川凉山了。如果在十年前，我就去了，我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读到这一段时，在感佩之余，也突然觉得她给我日渐衰老的身躯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命活力和一种提升我心灵的精神感召。

“我想回郑州！”绝不仅仅是对那片生养了她的土地的乡愁。

可是，注视着卧床不起的老人，我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梦了。（令人惊赞的是，高妈妈后来又站立起来，又在电脑前写下大量的文字！）



故土难归，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悲伤。但是，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高妈妈已经在她有限的生命里，给那黑沉沉的世界留下了一束永不熄灭的光——那是在这个沉沦的时代里，昭示着精气神的民族之光；那是在这个扭曲的社会里，展示出真善美的人性之光。

抬起头，向那浩渺的苍穹望去，那儿，闪耀着一颗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她说：“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依娃说：“她的爱就像天上那颗38980高耀洁行星，不停地闪亮着，永远挂在天空。”

2020年10月11日
于拉斯维加斯

抑恶趋善，走向文明

我上幼儿园时，正值三年“灾荒时期”，要到周末，才能额外领到一个小馒头。我当时在班上，属人高马大的“领头羊”角色，那位坐在我旁边叫刘苏的小女孩，柔弱温顺，慑服于我绝对的淫威。因此，每当我将她的馒头撕下一块归为已有时，她只能伤心地眨着眼(里面常含有泪水)而不敢吭声反抗。但有一次，柔顺的“小白兔”竟斗胆向老师告了御状，害得我半个馒头罚给了她。我一怒之下在园外找了个地方将“小白兔”狠狠“修理”了一通，吓得她从此不敢再申冤叫屈。

原来我小时还有如此“威烈”的一面，品尝过当“暴君”的美妙感觉。现在，看看我写的这些充满了“文明”与“正义”的文章，想想自己小时的丑恶，顿生卢梭偷了东西又嫁祸于人的那种忏悔。由此也想到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千古论题。

“善”还是“恶”？几年前电视台上正、反方大学生为此论争了半天，引经据典听得我一头水雾。记得莎士比亚在著名的《哈姆莱特》中将人描绘为优雅高洁的天使，而海明威则用他那又硬又粗的笔写过一段人性丑恶凶残如魔鬼的文字。两位大师孰对？也许都对，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说，人的本性中既有美的基因，也有恶的元素。

“有序的文明社会”在人类那漫长的洪荒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文明的洗礼，远还不足以荡涤血液中恃强凌弱的动物性积淀。因此，我小小年龄，便张牙舞爪，抢弱者的馒头，并且懂得恶狠狠地打击报复。人的本性中，肯定有恶的一面！

问题是，逐渐发展的人类社会，如何一步步规范人的行为，抑恶扬善，使

人向真善美方向发展。我想，文明史的真正内核，不是科技的飞跃与物质的巨增，而是人类战胜自身蒙昧与野蛮的历程。在中国，我们多年运用道德的(虽不一定是理性的)武器来完成这一使命(其中也曾辅之以佛教)；在西方，人们主要运用宗教(虽曾失之于偏激)的力量(后来主要以法律)来达到这一目的。总之，人类社会对此是作出过艰辛努力的。遗憾的是，它也不时朝相反的方向使劲，一阵“神圣伟大”的咒语或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扇起人性中的邪恶，广袤的世界便恶焰滚滚，化作惨烈的角斗场。这种场面，仅在本世纪就发生过多。至于恃强凌弱，巧取豪夺、以权谋私等等丑恶，生活中更是放之四海而皆有。

文明与理性的进程，伤痕累累而又任重道远。

就我本人而言，庆幸的是，我成长中不时读着文明的书籍，后来又成了传授文明的教师，没有长成“恃强凌弱的蛮夫”，更没有掌握“不受监督的权力。”因此，我幼儿园那“狼崽子”般的恶未能得到发展——此真乃我本人和刘苏姑娘、刘苏大婶、刘苏大娘们的福气。

超越选美之美

(众说纷纭话“选美”专题的话题点评)

选美，并非开放之后从海外舶来的“文明”，在我们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选美之风历久不衰，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选美活动总在天之下地之上的一幕幕上演。大小君王们个个爱美，黄绫圣旨一下，朝野选美热烈。八方佳丽、四海粉黛，浩浩荡荡汇聚于君王之侧。经过初选、“评委”亮分和皇帝老倌终审，脱颖而出的冠亚军和前“八强”们，一个个依“三夫人、九嫔妃、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序列，移莲步、解红裙，在君王的龙床前，降下选美的帷幕。

历史发展到文明的今天，君王皇帝已然作古，选美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选美，成了一项让多方受益的活动。爱美，本是人的天性，人们既然可以赞美山川河流，为什么不可赞赏冰肌玉骨。人生原本匆匆，青春最美的一瞬更是转眼即逝，上帝创造了美，偏要把它遮掩起来，任“资源”悄然而逝，也许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这转眼即逝的美能通过一种“活动”变为永久，未尝不是一种善举。当年终身未娶的安徒生曾在维纳斯塑像前整整伫立了四个小时，任一种神圣的美感笼罩全身。这位心灵无比善良纯净的童话大师所创造的“海的女儿”与维纳斯那丰腴美妙的胴体是否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美的联系？

当然，如安徒生般高洁，并能将世俗的美感升华到一种神圣境界的人毕竟不多。在“维纳斯塑像”前，在选美台下千万双痴痴的眼眸中，难免也会有一种蛰伏的阴暗、波涌的萎琐。这自然是对选美本身的一种亵渎。还有，那无孔不入的商业炒作，往往也给选美本身涂上一层浓浓的铜臭，使本应让人情感得到升华的美变得功利而俗气。批评者、反对者的出现自然就有他的道理。

我想，对一件事，或一种社会现象，有不同的声音、观点、看法，原本非常正常。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本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试想当年谁敢对皇帝选美

说一个不字)。我认为，赞赏与反对、批评与赞同若能多元并存于选美的场内场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当然，倘若赞赏者能从反对者的批评中有所领悟，从而使选美透射出更美的光芒，或者反对者能从赞赏者的活动中感悟到真正的美的内涵，彼此观点虽异但能相互理解共存，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一种超越选美本身的、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所缺少的“容异的美”。

最后想说的是，眼下参赛选手们内在美的相对苍白，是我们重庆选美的一大“不美”。据报载：在 2000 年 8 月举行的一次内衣展示会上，因重庆内衣模特缺乏内秀，以至组织者们不得不紧急从外调“美”来渝。但愿那些为自身“三围”自豪的美人们懂得，外在的美，刺激感官；内在的美，滋润灵魂。真正的审美必定拒绝一览无余的平庸，透彻心灵的悠长余韵来自眉宇间浓浓的文化内涵。否则，无论是赞赏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话可说。

“见树不砍三分罪”

“见树不砍三分罪”，天哪，这是真的吗？！我浑身一震，望着眼前这位 60 多岁的老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老农指着光秃秃的山坡喃喃地说。“1958 年，上面动员了上万人进山，分片包干砍树，不论大小，像剃头一样砍光。还相互竞赛，看哪一组砍得多砍得快。那时的口号是‘见树不砍三分罪’……”

这是我 1998 年 10 月在四川省隆昌县云顶乡对一位肖姓老农的“现场采访”。

我望着如血残阳映照的光裸群山，感到一阵透心的寒凉。人类在威烈浩荡地走向现代文明时，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刀光？在“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怎么会有如此不灿烂的“壮举”？！是疯狂，还是愚蠢？或者说，既疯狂，又愚蠢？

几百年的大树顷刻间玉殒香消，成片的森林转眼灰飞烟灭……

看看眼下水土哗哗流失，看看眼前每一棵树的珍贵，再回头看看 40 年前的“英勇壮烈”——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进行着一场如同剿灭“害虫”的“人民战争”——亿万大军对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森林举起刀斧，狂呼着：“不砍就有罪！”……

不砍就有罪，什么“罪”呢？

不砍，土高炉就没有燃料，没燃料就炼不了钢，炼不了钢就不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两年内超过英国。而“超过英国”是伟大人物提出的政治任务，不完成政治任务，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唉呀呀，推到这个层次，说你“三分罪”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发落了。果然，我翻开历史一查，在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专门就有对完不成任务的责任者严厉惩罚的六条“刑律”（那时的决议或文件就是法律）。

于是，只有牺牲树了。不想当“罪人”的人们砍断了农业文明数千年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向庇护了人类整个发展史的森林举起了“人定胜天”的屠刀。

于是，辽阔的大地成了巨大的焚烧场，满目的苍翠炼出了一坨坨牛粪般的废物，然后被“立功”的人们裹上红绸，敲锣打鼓地送到“伟大光荣正确”的祭

坛……

随后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刘少奇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也好，三分也好，这个“天灾”有没有焚烧了森林，破坏了生态的原因？也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人祸”引发了“天灾”？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是在品尝“见树不砍三分罪”的苦果，老天是在借滔滔洪水发泄对“十分有罪”的人类的愤怒。如果我们对那一段段悲惨历史不去深刻反思，或者说不准许反思，那么，突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就不要抱怨灾难一再降临。

要是深深地爱上了

要是深深地爱上了，便不要嫌通篇都是赞美的声音。赞美她的玉肌胴体，赞美她的万种风情，赞美她的骄傲“门第”，甚至赞美她的一颦一笑。有什么办法呢，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何况她原本天生丽质，朝朝暮暮笑傲在群山围绕两江环抱的钟灵毓秀之地。

我与众多乡亲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对她怀有别样的一番深情。从黄桷树下的青石板到华灯里的大马路，从星光灿烂的现代都市到万涛奔涌的古老三峡，**我深爱着她每一条幽深小巷、每一坡苍翠山谷、每一捧清凉溪泉**。正因为如此，读到诸君众口一词的赞颂，我欣然认可。

至于她众多女儿的美貌，早已名传遐迩。可能是因为重庆属两江交汇的大码头，自古以来趋之者众，几十年前又曾作为抗战陪都，八方英豪汇聚一堂，“流动的水”便创造了“漂亮的基因”；也许是天府之国原本水土圣灵，适合哺育可餐秀色，总之，一眼望去，靓丽的重庆姑娘，的确让人生出“结婚太早”之叹。

据说，真正漂亮的女人，要经得起“三眼”之看。第一眼着眼于静态，即脸庞、身段、服饰；第二眼着眼于动态，即举止、言谈、生活、工作；第三眼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看其内涵，即思想、品德、才学和修养。这儿，后两眼姑且不说，反正重庆姑娘的第一眼之看是“久经考验”了的，正如那热辣的山城火锅，是否对胃口先不论，仅那飘出的味道，就香。

对了，她还有一部一翻开便“满室异香”的厚重历史。想当年日寇入侵，烽火连天，重庆作为抗战陪都，在弹雨刀光中，昂挺她不屈的身躯，撑起了血红的天空。八年里，多少重庆男儿横枪跃马杀赴疆场，多少民族精英汇聚山城慷慨悲歌……。重庆，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也正因为如此，她曾毫无愧色地在世界的舞台上，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一起高歌呐喊，共展风流。

我不能不深深地热爱着她，愿为她阴晴、为她圆缺，愿殷殷地厮守在她身边，倾其所有。

当然，她也并非是天堂里下凡的七仙玉女，倘若走近看，可能会发现那华美衣裙上的几点泥迹，细腻肌肤上的些许污痕。也许，在她轻启朱唇之时，会

夹杂几声刺耳的粗俗；也许，在她长发飘散之际，会生出一些不雅的杂乱：也许，在她脸蛋日渐红润、身段更加丰腴之时，精神尚欠饱满、灵魂有些苍白……

然而，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呀，我们都是她的赤子。

（此为《今日重庆》杂志 2001 年第 2 期“众说纷纭”专题写的“话题点评”）

以此篇文章，做为此“单元”的结尾，寄托我在异域他乡流亡六年时对故乡的深深思念。